觀察

·每份售價三千元·　三十六年七月五日　·[illegible]·

第二卷　第十九期

專論

北塔山事件·新蒙邊界·新疆問題　周東郊

地圖：北塔山附近形勢圖

地圖：廸阿交通路圖

從北塔山事件說起　吳世昌

從「天下國」到「地緣國家」　何永佶

科學叢談

隕星與流星　戴文賽

觀察通信

南京的風向：內戰外患化（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只有一條命（晉南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週末閒欄

誰說中國人沒有自由？　鄧嗣禹

文藝

愛與死　李慕白

讀者投書

四平街之戰　又一位軍人的申訴

呼籲優待俘虜　鄂東廣濟徵兵實況

令人費解　形同攤派·于法無據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蕭乾　顧翊羣

撰稿人

讀者投書

本刊自本期起每册售三千元

讀者：刊物眞是越來越難辦了！我們雖想極力維持原價，但從本期起，竟不得不將售價自二千元增至三千元了！最主要的原因是紙價漲得駭人。在短短半個月中，紙價從二十萬元左右漲到三十四萬元一令。本刊用紙都是零購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非提高售價不能平衡收支。自七月一日起，上海的晚報，已售二千元一張，和本刊份量相同的「世界知識」，也已增價至四千元一册。我們不得已增售至三千元一册。我們心中眞是苦痛得很。

郵資也漲價了！平寄的，所增總算有限。掛號則漲到七百八十元一册，航平漲到六百三十元一册，航掛漲到一千三百八十元一册。朋友：你們能不掛號，還是不要掛號吧，我們替讀者想想，讀者的負担眞是太重了！（編者）

四平街之戰

編輯先生：近來瀋陽擠滿了從各地撤退下來的人，他們吃的住的都與難民無二。

從安東本溪回來的一批，据說是在撤退前幾小時才接到駐軍立刻撤退的「命令」。慌迫之間，勉强逃出一條性命，個人的行李物品算是全部完了——算是充作留守軍民的「慰勞品」了。共軍在他們撤退後幾天方才進城，不是打進來的，因爲原有駐軍在前一天就滿載「慰勞品」而走了。

從四平逃出來的，太半是婦孺，他們担心着現在戰火裏生死未卜的她們的丈夫。据說當地駐軍始終不曾通知撤退，因爲四平是一定要守的據點，既然要守，他們也就不希望旁人離開，（大概是如此可以壯壯胆吧）。這幾天四平在國共雙方陸空軍努力表演之下，已成一片焦土。共軍每日發炮二千餘發，國軍飛機每天二十四小時不斷的投彈，五千磅的燒夷彈也擲下了，先後共投下炸彈三千餘噸。老百姓死掉的不計其數，公務員也當然不免死去大半。這原是可以不必死的。要是國軍還需要老百姓的話，似乎早應協助他們離開火線，何以反來這一套失民心的舉動！

如果國軍爲着要表示一般的鎮定，或者爲着軍事上的方便故意聽令他們留着的話，這未免更可駭了。曩昔封建時代帝王死後，殉葬者不過數人多至數十人，今日兵士打內戰，竟要全市人民與他們同死，未免太殘忍了！此誠千古以來所未有者。

潘元三　六月廿三日　瀋陽

又一位軍人的申訴

編輯先生：讀貴刊二卷十七期「讀者投書」欄「誰說軍人歡喜內戰」一函後，心中深有同感。我是步兵軍官，曾在整編××師所屬××旅××團內任步兵連長。抗戰勝利後幷參加閻勤湖北共軍「中原軍區」戰鬥諸役。後來整編××師調赴魯省與陳毅作戰，我內心深感再不可如此做了，乃設法請假下來，在南京××部當了一個小科員。我的意思是這一生中既然要吃飯，當然離不開軍界（我畢業中央軍校，是所謂職業軍官），但對內戰則萬分厭恨。唯一的消極辦法只好不直接參加戰鬥，不親自率領了可憐的人去殺自己的人，以減少良心上的苦痛。

事實上，在這種時局下面，最痛苦的人莫過於是軍人了。軍事機關，部隊，學校，有他特殊的情形。軍中高階級者對屬下的命令是近於絕對神聖至高無上的；在軍中，一個人的意志是可以成爲所屬部下的法律的。所謂「軍法」，則可由判決者任意決定而實行的（當然也可由他上司決定而通過軍法審判的形式），被判決者只有默默接受，毫無分辨的餘地。還有種種如擁護某某啊，什麼「天職」啊等精神敎育。這些便是我們的枷鎖，它緊緊縛住了我們的全身，使我們極度恐怖而不敢動彈分毫。我有很多軍校同學，碰到了，彼此只能發發牢騷，說兩句「這種仗實在不可以再打下去」的話，就完了。……假如上述這些鎖鍊能夠被我們一級又一級的上司正確的解釋而公正的運用，至少能給我們發表我們的意見而不加以危害的話，我相信你們立刻可以看見有十分之五以上（士兵十分之十，百分之百不要打仗）的軍人是反對內戰的。大多數軍人反對內戰，這是無庸懷疑的事情，（不過這裏的軍人還只能指中下級軍官佐屬和士兵）。說得不中聽一點，只要從我們本身的利益來看：作戰極端艱苦困難，可以叫人疲乏至死。在戰爭中，一個沒有最大勇氣、最大毅力的人，卽使最短時間，亦不易支持。已經經歷了八年的抗戰，弄得精疲力竭，誰還願意再打？何況這個年頭人人都明白，自己人打自己人是完全失去了理性和人性的。可惜目前一般人對我們太缺乏認識，太缺乏諒解了，不能不使人感到痛苦，失望與鬱悶。我們太可憐了。有時想想眞禁不住要失聲痛哭。

我們最希望內戰立刻中止。最近接到以前同事的來信，述及山東人民生活的情形，看了使我傷心極了。爲了軍事需要，到了一個新駐地，不能不殘忍的立刻把附近所有的樹木斫下來做鹿砦（障礙物），有阻礙射擊的房子馬上放火燒了，好好的房子瓦上做起了工事，牆壁上也開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槍眼，桌椅則做堵塞物，弄得老百姓連蹲蹲的地方都沒有了。收復後的地方則年青小伙子都跟共軍走了，留下的只有吃高粱湯和野菜的皮包骨頭的老幼婦孺了。她們個個都像失去了靈魂似的，你要怎樣，他就怎樣。既不說共軍好壞，更不說國軍好壞。打敗了仗的時候，爲了防止俘虜的擾亂與逃遁，不分俘虜中有些是從共區逃過來的自己人，不管數十個，幾百個，都集中一起用機槍掃射打死。抓過來的共軍，有些馬上變了國軍，提起槍來也打共軍。至於共軍的三十萬中（陳毅轄十一個縱隊，一個快速縱隊，每縱隊有三個師，（下接十七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冊三千元。
訂閱：平寄先付四萬元 掛號先付五萬元 航空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十九期
三十六年七月五日

暑假返里以前
請訂本刊一份

北塔山事件·新蒙邊界·新疆問題

周東郊

一　北塔山考

去歲筆者曾撰「新疆變亂記略」，蒙觀察週刊爲出專輯。本擬續寫「近十年來之新疆」一書，因筆者自審十餘年來，在邊疆用生命所換得的一些材料，若能寫成文字，或可多少給關心邊疆的同胞們一點貢獻。但是生活困人，計劃中的長篇，時寫時輟，而新疆局勢的變遷，又非常迅速，演至今日，它已公開地被提入國際問題的範疇裏。我們很早以前固然未曾說新疆問題與國際無關，但當局却沒有公開地提出來，爲了種種原因，我們也不好冒昧發表。今天情勢已經兩樣了，由於北塔山事件，誠如行政院新聞局長董顯光所稱：「北塔山事件並非尋常邊境事件，或邊界爭執，而係與廣泛意義之政治問題有關。」不過在感情行將毀滅一切的目前，筆者願先以北塔山考來冷靜我們的頭腦，增强我們自己的悚惕，然後再來談對外問題。

北塔山究在何處？在一般輿圖上不但我不到，即在前新疆省督辦公署印行的一百五十萬分之一的新疆地圖上也找不到。最近發表的中央社消息，也不過說它在奇台北若干里而已。筆者常感到我們最近幾十年的學術界工作，遠不如古人。如果我們翻開新疆圖志的道路志，迪化府總圖上却繪有這座山，不過不書作北塔山，而書作拜達克山。國文譯其他民族語文，常常用不同的漢字，拜達克山曾被譯書爲拜塔克山、拜山、白塔山、巴一他克山、以至於現在通用的北塔山。

據西域圖志載：「拜塔克在鎮西府北境之哈布塔克西一百十五里，山脈自鎮西府北山東行，至塔勒納沁之北，折而西北行，爲阿濟鄂拉，又西行爲哈布塔克，又西行至此，盤迴千餘里，蓋天山分支也。」新疆圖說：「拜達克在奇台城北三百一十里。」奇台鄉土志：「縣城北至拜達克三百里，自孚遠縣起出北門，東北行三十里西地，又東北行十五里東地，又四十里漢溝，又北行七十里北茇茇湖，又九十里老君廟，又六十里至拜達克，北界科布多屬扎哈沁旗，南路通哈喇莽奈山。」新疆圖志道路志，奇台境：「城東北三十里西地，十五里東地，四十里漢溝，北行七十里北茇茇湖，九十里老君廟，六十里拜達克山，通科布多屬扎哈沁旗牧地。」下附註：「案俄人探得捷走古城之路，夏由布倫托海東出哈喇莽奈山，冬由布倫托海西以達古城，則拜達克山一隅，蓋亦邊防要地矣。」前人的記述，不但說明了北塔山的所在，且指出它的形勢重要來。民國元年，外蒙侵科布多，旋即進兵新阿，北塔山曾數見於

揚增新氏的電文裏，如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呈北京電：「布爾根河係阿屬新土爾扈特親王帕西克棟固魯布牧地，該蒙王現已率領蒙民移於奇台近邊之白塔山。」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致蔣旅長電：「烏什克之南五十里即白塔山之陰，烏什克之北百餘里即布爾根河。」民初新疆防蒙戰役中，北塔山曾成了後防要塞，因爲彼時阿山尙未隸屬新疆，北塔山已是新疆的北部門戶之一，即阿山劃入新省之後，哈匪時時從此竄出，騷擾奇台、孚遠、阜康北部，因此終揚增新之世，始終未曾撤去北塔山的駐軍。揚氏素來是不以兵車之力治新的，而獨重視此地，可見它在軍事上的重要了。廿二年阿山變亂，行政長魏鎭國，棄城南遁，一部也經此到達奇台。到了盛世才時代，爲了防止阿山哈族東逃及增强對地方的控制，於此設立公安派出所，所長是哈族人，由於特工的深入與廣佈，幾十名公安人員，其效用不下於過去的營軍隊。二十九、三十、三十二年阿山數度民變，省軍均經此入阿，從奇台修出的汽車路便通過北塔山西麓，上達哈拉木敦。三十四年春，駐阿將團被調回省，會自此抵達奇台。三十四年一年間竄擾迪化區北部的阿山變民及爲生活所迫而未歸政府的阿山哈民，也多半越此山入北沙窩。

北塔山雖爲現代出版的輿圖所擯棄，但它在歷史事件中並未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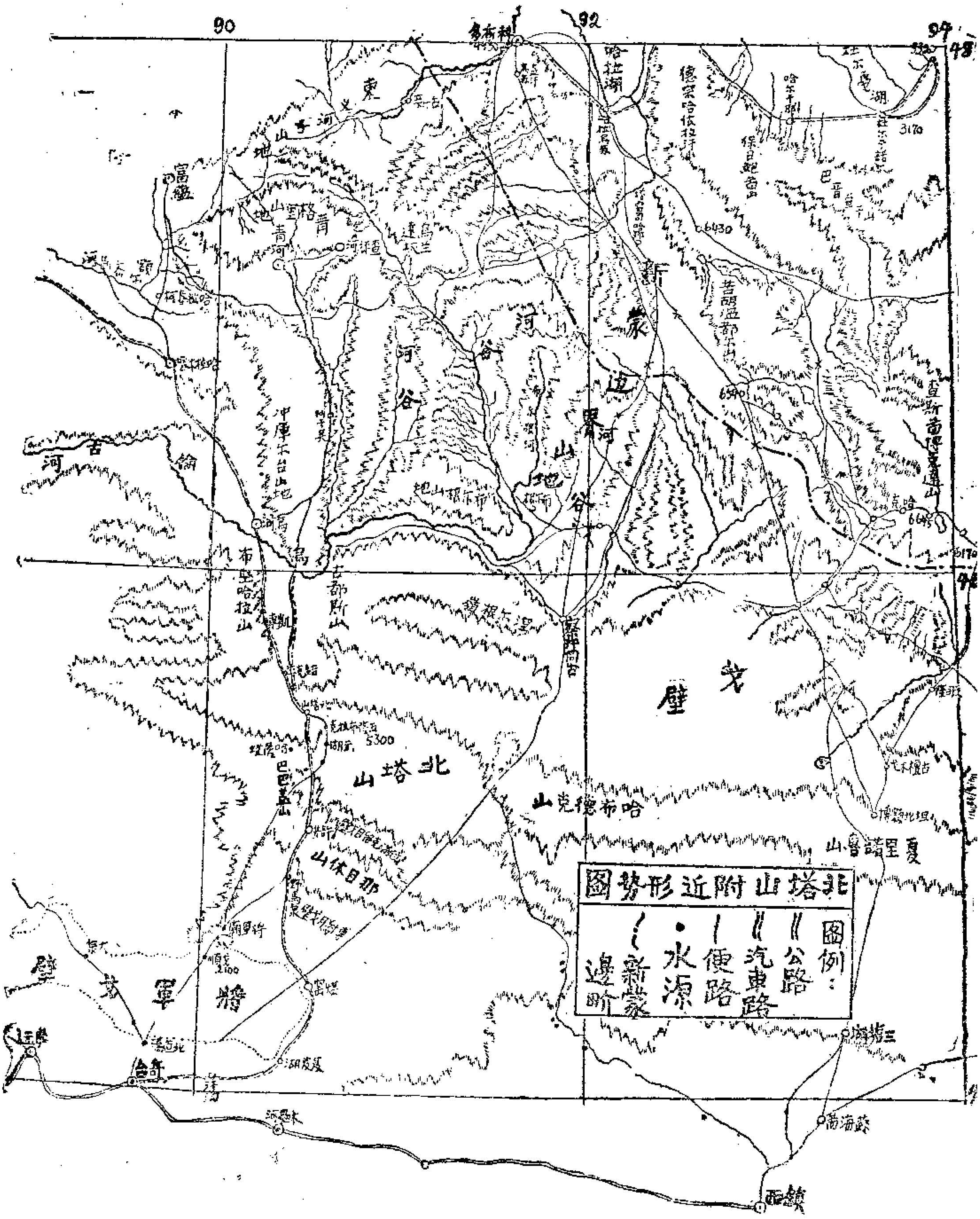
北塔山在東經九十一度，北緯四十五度上，海拔五、三〇〇〇英尺。山的面積爲長方形，東接哈布塔克山，西接巴巴嶺山，南面拉曼克留穆戈壁，北與歐司開山遙對，山東西長約九十餘公里，南北寬約五十公里，山體內亦有平谷及沙原。北塔山警察派出所就在山的西端。西端有水源、牧艸、芨芨艸和燃料，山上很少樹木，但不乏灌木，哈族人有到此度冬的。就境界隸屬講，它在阿山區內。就與蒙邊距離講，如依照新疆省出版的域圖，由北塔山東北行經吾宗烏蘇泉、察汗同古、米淈其蘇木到外蒙邊界之滿漢烏蘇卡尙有三百公里。就蘇聯出版的域圖，由北塔山東北行經察汗同古、克布烏蘇、而雷達坂入蒙邊之達培騰達坂也有三百餘公里。就它與迪、阿、哈三區交通講，南下經對馬泉、煤窰、芨芨湖、汗沟到奇台的汽車路約二百公里，北上經大布遜、凱車、烏河、哈拉木墩（以上汽車路，約二百餘公里）到富蘊約二百四十餘公里。東南行經包留蘇安以達鎭西，約三百六十餘公里。

就形勢上講，它是迪化區東北部的屏障，自此而西南只有一條海拔三五〇〇〇英尺的那日休山，以下便是鮑爾騰戈壁、將軍戈壁，直至海拔二三〇〇英尺的奇台，由奇台至迪化便很少有山地了。北塔山正在迪、阿、哈三區的中間，保有它，可以保衞三區，丟掉它，便失去控制三區與連絡三區的據點。

二　新蒙邊界

我們先就事實來看新蒙邊界。證據只有採取各國出版的域圖。我國申報十六週年紀念出版的中國分省新圖，新蒙邊界起於東經九十六度又三分之一，北緯四十二度半，斜行而西北至東經八九十度，北緯四十九度。邊線所經距鎭西七十公里，三塘湖七十公里，布爾根二十五公里，青格里河九十公里，克克托海（即富蘊）一百八十公里，承化二百公里。申報館的地圖是最正確的，舉此可以概見一般。前新疆督辦公署出版的四百萬分之一的新疆全省地圖，新蒙邊界亦起於東經九十六度又三分之二，北緯四十二度半，斜行而西北至東經八十八度又十分之八，北緯四十九度，邊線所經，距伊吾一百公里，三塘湖一百二十公里，布爾根一百七十公里，青河一百二十公里，富蘊一百五十公里。這張圖還是盛氏親蘇時期由蘇方測繪人員繪製的。我們再來看蘇聯出版的一：一、六八〇、〇〇〇的地圖，新蒙邊界起東經九十五度，北緯四十三度，斜行而西北至東經八十八度半，北緯四十九度半，邊線所經距鎭西一百七十三公里，三塘湖一百十三公里，察汗同古一百十五公里，青河一百公里，富蘊一百三十公里。以上三種地圖，彼此雖有出入，但總可以證明，新蒙邊界是在三塘湖、布爾根、青河之外的。

不過域圖是域圖，事實却與域圖不一樣。就歷史變遷上講，當新疆建省前，阿爾泰一區隸於科布多參贊大臣管內。光緒間新亂平後，置阿爾泰辦事大臣。民國後改稱阿爾泰辦事長官。現在的承化、布爾津、吉木乃、哈巴河、福海、富蘊、青河等縣及布爾根、烏河等設治局一帶的地方，均隸於阿爾泰辦事長官統轄之內。靠近蒙邊的新土爾扈特、烏梁海左右翼、杜爾伯特南北部落，就是現在的青河、布爾根、烏河等地方。民元，外蒙在帝俄鼓動下由庫倫進兵陷科布多。時揚增新氏主新政，派兵往援，駐軍察汗同古。二年，略爾略變民壓來侵擾，均經擊退。同年，在駐承化俄國



讀者注意：此圖材料，即在西北，亦不易得。本圖係本刊電請周東郊先生特爲本刊繪製者。

領事的主動下，阿爾泰辦事長官帕勒塔與喀爾喀變民議和。帝俄的意圖是想在這次和議上至少把阿爾泰的東部通過喀爾喀變民攫在自己的手裏。當時他們便主張把蒙、阿邊界劃於北塔山。民國二年十月十五日，揚增新與團長張鍵的訓令內，有：「案准阿爾泰帕親王支電開，日昨俄領接科布多蒙古長官棍楚克丹布電謂：『布爾根河劃界一節，應改為拜克塔山為界……究應如何應付冀速告成之處，尚祈速賜方箴。」等情前來。除電復帕親王云：『布爾根河為阿爾泰精華之地，且為新土耳扈特密親王部落，將來大局平定，密親王應回原牧，萬不可將布爾根河劃歸科布多。總之，向屬阿爾泰各部落，寸土不可劃歸科城……』」本來布爾根河一帶是新土爾扈特的牧地，屬阿爾泰境，當喀爾喀搔擾地方時，新土爾扈特人民，不堪蹂躪，曾由密親王率領，來就新疆，經揚增新氏安置於孚遠縣北部。揚氏當時曾迭電中央與帕親王，力主領土區域，不可變更。後來帕親王與喀爾喀議和的臨時條約中之第二條、明白規定：「中俄協約未經成立以前，阿爾泰與科布多劃界，暫以阿爾泰山最高分水界為界線。但走汇爾什阿噶什起，以布爾根河為界，至濟爾噶朗河口，即濟爾噶河入布爾根河之處，再向東南經陶甜策凱至哈爾根圖阿滿止為界線。」也就是布爾根河一帶仍屬阿爾泰區。按此條約原定三個月滿期時雙方撤兵。在條約上還規定：「阿爾泰軍隊中俄協約未經成立以前再不加兵，喀爾喀亦不得增兵力，將來應練軍隊之多寡，悉遵中國政府之政策辦理。」這更說明了，無論阿爾泰與外蒙均應由中國政府管理，亦即該二地均中國之領土。中國有在此二地執行其軍事工作之權力。後來和平告成，各自退兵。據揚氏三年三月十四日呈中央電：「……查帕勒塔與俄領所訂條約限三個月內我駐紮察罕通古軍隊應退紮元湖，扣至三月二十一日為止，即屆退兵之期，而蒙古駐紮阿爾泰所屬布爾根河等處軍隊並未撤退，且有分兵進駐阿屬號賴通古、白塔山、烏兔爾、察罕爾葛蘇、黑山頭、可布等處之正式公文，增新曾於二月效電呈明在案。……查號賴通古、白塔山、烏兔爾、察罕爾、葛蘇、黑山頭、可布等處，均在我軍後路。我駐察之軍隊一退，即難保蒙兵之不進紮。然帕勒塔與俄領定三個月退兵之約，自應如期撤退，以免自我失信……。」後來新疆守軍如期後撤，外蒙軍隊也自布爾根撤回蒙境。據三年四月十日揚氏呈中央電：「……又據團長張鍵電稱『團長已於撤兵限期內於三月二十一日將駐察各營移駐元湖，以符條約，並派偵探員赴蒙古營內遞送文件，見駐紮布爾根河蒙兵於三月二十四日辰刻一律撤退。又據土爾扈特貝子輔國公及科屬扎哈沁公先後呈報前來，均同前因，團長尚未深信，復派妥員前往布爾根河並新土爾扈特新和碩特，扎哈沁各部落探查，喀爾喀蒙兵，實係撤盡。』各等情前來。」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案准帕親王電開，阿科中蒙軍隊停戰條約已會同駐阿俄領事議決，於十二月二十一日簽字等因，其第一條云，駐察罕通古一帶中國軍隊於此條約簽字後三個月內退回新疆元湖地方，再此條約係指雙方駐兵地點而定，與科阿疆界問題，決無干涉。（揚氏於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呈中央電）（註一）等語……」這說明了，停戰條約只是臨時為蒙阿設一緩衝地，並未以此劃分蒙阿邊界。

從民國三十年後，蒙阿間暫告和平。民國七年，阿爾泰改隸新省，經首任道尹周務學的經營，蒙民來歸者如雲，哈薩克人的經濟也有相當發展，而金礦的大量開發，漢、回人民的移入，地方建置，年有增加。農田亦年年開闢。阿山東部的布爾根及青河一帶，水草豐足，乃有布爾根及青河二設治局的建立。阿山能得到和平與開發，其主要原因，實在於帝俄崩潰。外蒙與中國歷史關係最久，沒有人來挾持，他們當然不願背叛祖國。

蘇聯成立後，曾向世界宣佈，一反過去帝俄的對外政策，並放棄了帝俄時代在中國所得的權益，這許多是值得我們欣佩的。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未忘掉社會主義國家當年的感情。但是過去的事件必須在歷史發展中永保，如果歷史不能保障它，便失掉了它的意義。被帝俄控制的外蒙，不久，又被蘇聯攫取去。我們自己沒有力量與方法來保護自己的同胞，對外蒙人民固不應苛責，但是我們從此，却認識了蘇聯的立國精神和對外野心與帝俄並無二致。亦即他們的步伐和帝俄一樣，只是裝束不同罷了。

外蒙的內情，由於蘇聯的封鎖，外人不易得知。有的人把它描寫成天堂，實際上它是在布爾什維克的鐵掌下生活着，沒有自由，沒有獨立意識。筆者到過它的邊境，也曾接觸過他們的知識份子，在那裏，人是被當作物來管制着。二十二年阿山變亂，被管制着的外蒙便被利用來嘈侵阿山，布爾根河乃被外蒙佔領。二十四年我阿山區行政長沙里福汗應外蒙邀，派祕書長滿凱與外蒙科布多長官責布在科布多議定，以阿爾泰正幹分水線為界。阿水流向新疆者屬新，流外蒙者屬外蒙。但外蒙終未履行此項規定，

以後還時時內侵。二十五年夏，新省阿山區邊卡隊(由蒙、哈族組成的)駐察汗河分隊的卡兵，被外蒙從三個海子趕回來，筆者於該年冬曾奉盛氏的命令，會同阿山區公安局長曹天爵，前往蒙邊交涉，毫無結果。布爾根設治局從此在新疆省地方行政區域編制上，也就無形取消了。不過那時我們的邊卡隊駐地距離北塔山還有六百里。北塔山還是我們的腹地，即當時蘇聯與外蒙出版的地圖也是這樣繪的。

新蒙兩地原係中國領土，過去因爲國家無力顧及，對其邊界，縱未詳加釐定，但布爾根河設治局原屬新疆統轄範圍，却是毫無疑義的。而且察罕河、察汗同古素有新省軍隊與警察駐守，外蒙從無異說。今天却竟稱他們的邊線在北塔山，眞是狂妄之至。不過現在國與國的關係是在力的對比，而無理之可說。筆者把新蒙過去關係加以如此的引證，也只是讓讀者知道理由在我，而將來如何來解決還靠我們的力，還靠我們民族的團結力！

三　新疆問題的重心

新疆問題非自今日始，筆者在去年的紀略中已略加論列，這裏再以最近一年來的事實來加以分析。

在去年六月二日全部和平條款簽字的當時，提給新疆的課題中，最重要的有三點。第一點，能不能使蘇聯對新疆安心，亦卽能不能使蘇聯在短期內不感到有向新疆作軍事進攻的必要？第二點，能不能使伊犂方面多少對改組後的政府有些信賴心，至少拿出一點良心來與政府合作？第三點，政府能不能以政治、文化、經濟來爭取廣大的人心？這三點均由新疆省主席張治中將軍感到，並認眞爲解決這三個問題而努力。張氏統治新疆的基本政策爲和平、統一、民主、團結，而特別着重與蘇聯親善，特別着重尊重伊方意見，目的亦卽在使這三個問題得到解決。蘇新貿易恢復的試談，新省貿易公司的撤消，中蘇文協的成立，蘇聯國內文化圖片的不斷展覽，對伊方軍隊點編之不願多提，對伊方一切政治攻勢的讓步，言論與集會結社之開放，對許多不快意事件之優容，西北文化建設協會的成立，西北民生實業公司之創設，民選工作完成，公教人員之儘量選用地方民族，三十五年度下半年一切賦稅之取消，許多稅目之裁減……所有這些，都不是基于一時的感情，而是有其基本政策作中心的。

但是這三個問題都未會得到解決。

俄羅斯民族是筆者所敬愛的，這也許是我同他們相處較久，相穩較深的原因。他們好客、渾厚、少機心、能負責。但是他們所受的歷史折磨太久了，對人間懷疑，對歷史缺乏信心。而蘇聯這個國家，就其組織人力、統制人心上講，我們也很佩服，但是他們總感到因爲自己的國家構造與他國不同，總存着以一己的思想與組織來變革天下的企圖，對與國便永遠不放心。他們爲了鞏固社會主義聯邦，經常地企圖並實行擴展其衛生圈。這衛生圈的擴展是沒有止境的，因爲衛生圈外還有非衛生地帶，必須給衛生圈再來找衛生圈。說起來，我們中國對蘇聯是沒有逆害的，這不但中國國力無逆害蘇聯的可能，中國本身經濟沒有任何境外發展的必要，就是中國人的思想也沒有反蘇聯的因素。現在在中國固然流行着反蘇空氣、但我以爲這還是被蘇聯的措施刺激起來的。筆者從十餘年的新疆生活中，深切體驗到蘇聯這個國家，從來惟利是趨澈頭澈尾是個實利主義者。他和俄羅斯民族精神根本兩樣。我起初和他們的這種行爲接觸，還以爲那是幾個外交官、商務人員的個人行爲，我甚而還向本國人解釋，幾個蘇聯人的行爲，不足代表他們的國家。可是久而久之我纔知道，那並不是幾個蘇聯人的行爲，而是他們國家行爲的代表。我接觸過許多蘇聯人。有幾位成了我的好友。在私人談話中，他們常常說太苦悶，而對他們國家的對外態度表示不滿。我也接觸過德、奧、韓、中、的共產黨人，他們也會指出他們的心內的話，說蘇聯把一切都當物用。一位奧大利共產黨人在一次自殺被救後對我講：「把有靈魂的人當物用，天下沒有比這個再殘酷了。」「趨就實利」使蘇聯對其週圍的國家總是想獲些實益。新疆是一片待開發的處女地，石油、金、鎢既足以誘其心，而蘇聯控制下的中亞，其人民又多與新疆人民有血統、宗敎信仰等親切關係，新疆在過去曾成了反對蘇聯或不堪蘇聯生活的人們的逋逃藪，這些都足以啓蘇聯的恐懼，阿山第三次事變與伊甯事變有外線作用，誰也不能否認。而伊、塔、阿山區之自事變後，多少受蘇聯控制也是事實。因爲衛生圈外，還有衛生圈，無論中國當局怎樣讓步，對方也不會以伊、塔、阿三區自滿的。蘇聯自從這次大戰後，一方需要復興國家，一方需要保衛國家。復興國家，就得統一人心，統一思想（這兩點在蘇聯比其他任何國家都需要），因此像新疆這塊擁有足以誘動

其中亞人民外向的維、哈、塔、……等族人口，他是不放心的。保衞國家，就得擴展控制區。這次大戰給蘇聯教訓，使他們決定今後要外線作戰，要避免這次大戰的內線犧牲，因此像可能作其中亞屏障的新疆，他一定要控制，要攫取。此外再加上蘇聯對美國的恐怖，對中國懷疑，以及中國內部的問題，新疆當局怎樣虛懷若谷，也不足以停止蘇聯的進攻步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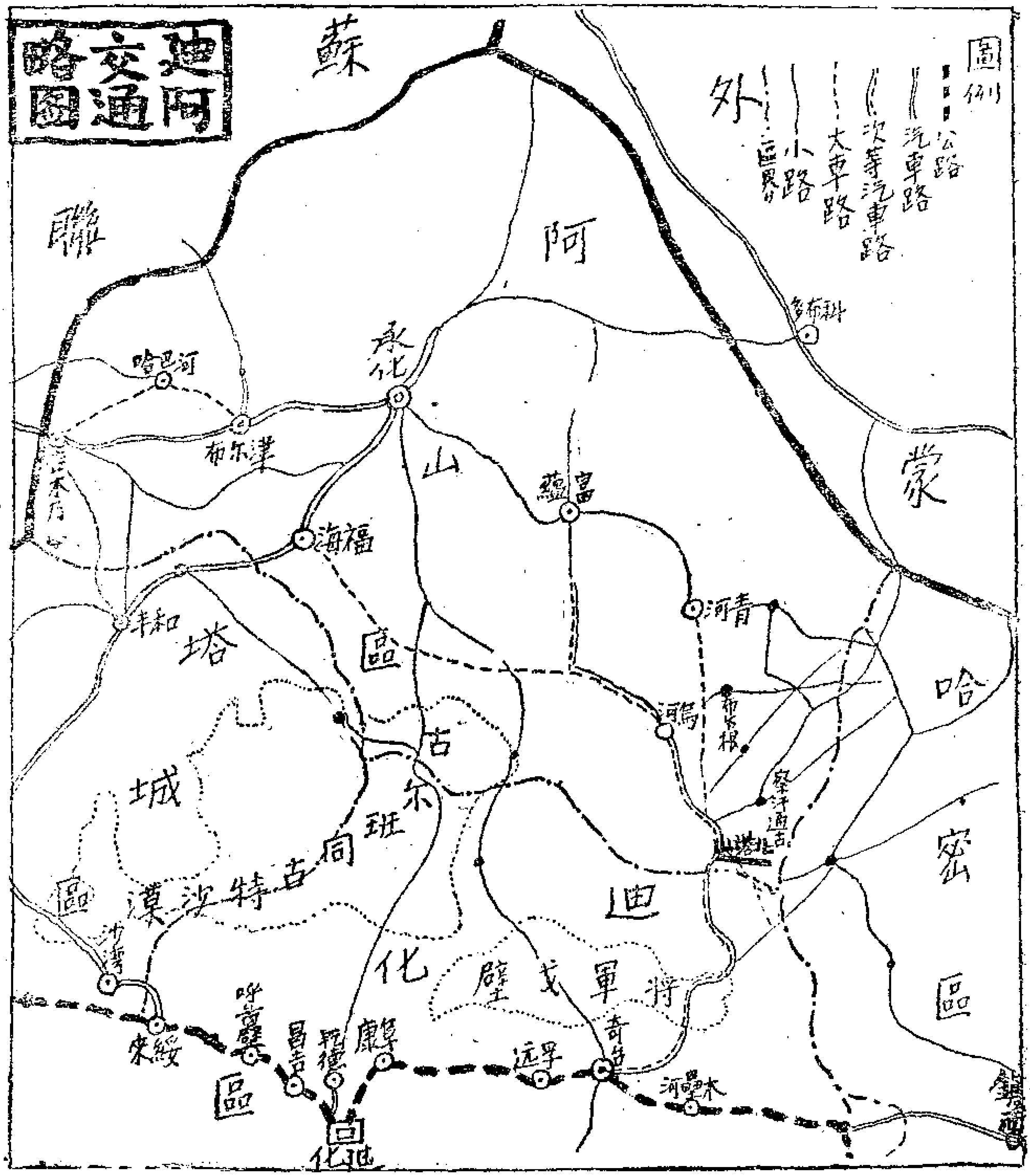
其次，就伊方講。伊方的代表者一方面有有力之後盾指揮，自然不肯誠意與政府合作，另方面新疆過去的歷史時實，也無法激起他們的誠意。十幾年前盛世才氏登台，曾以維族人作副主席，曾以哈族人作省委，曾提拔了許許多多地方民族青年，但這些人以後都作了盛氏的刀下寃鬼。若說盛世才代表的不是國家，但盛氏一直到現在還在西安作上將寓公。伊方的代表怎能安心呢？當他們在和談時，在軍事問題上爭執不休，阿和買提江曾說：「我們並不是不信任張部長，但恐怕我們一朝失掉軍事保障，張部長或調往他地，我們担心我們的安全呀。」這幾句話我以爲不完全是遁辭，未始非發自他們本心。同時我們還要了解，伊方的東土耳其斯坦主義，在目前的國際情勢下是不會滿足于現狀的。他們由軍事攻勢改變爲政治攻勢後，更積極，更奮發，政府怎樣讓步，也不會得到他們心悅誠服的。

再次，在爭取人心上講，政府曾有一些收穫。但這些收穫由于政府努力下收穫者少，多數是不聰明的伊方措施激成的。伊方所造成之額敏慘案，塔城慘案，在伊、塔、阿三區的特務統治，在各地方的反士紳運動……許多可能成爲他們的朋友的人都走向政府方面來了。至于政府的政治、經濟、文化之建設，一年來由于地方不甯，財政貧困，人才缺乏，却很少有足以刺激起多數人心內向的事實表現。單以報紙一項說，迪化的維文新疆日報是抨擊政府的，自由報也不是立在政府的立場上說話的，作爲廣大宣傳的民族語報紙，政府還沒有。新疆一年來在爭取民心上可記述的是免稅與阿克蘇軍民合作防洪……等數事而已。這當然由于事實上的限制，改變人民心理非一年二年可奏膚功，但人事運用與人心統制，尤其是政風整飭，我們不能不承認還有許多應盡心而未能盡或未善盡的地方。

筆者總以爲三十四年迪化危急時，敵人不來進攻，且轉爲和談，實與我們抗戰勝利有關。而回證伊甯事變發生于貴陽危急之時，亦可說明新疆局部問題與整個中國內部問題有關。如果我們抗戰成功之後，國家沒有內憂，沒有內戰，國力逐漸恢復，新疆問題也許不至鬧到今天的地步。我們國家有力量，不但可以阻止外侮，也可以爭取人心。而現在則面臨着比抗戰當時還嚴重的局面，國必自伐，而後人伐，因此我說新疆問題在新疆當地講，如果我們的政府眞抱着洗刷歷史積垢的決心，則只是施政上的技術問題，政治上的戰略問題，而新疆問題之根本解決，還在我們國家具有足以使邊民信賴的國力，具有足以使鄰邦願來合作並生戒心的國勢，具有足以在物質上，精神上幫助邊民，提攜邊民的人力與財力。現在我們還能維繫大部邊民的，只是張治中將軍的努力，邊民與國家的悠久關係，及邊民恐怖共產黨的心理。國家紛亂，長久下去，不但新疆的永久和平不可期，就是相對的安定局面也不克常保的，北塔山事件便是鮮明的例子。

四　北塔山事件

北塔山事件在今天發生不是偶然的。我們的內戰已快把國家打崩潰了，難道國外勢力還有什麼顧忌，不來趁火打刼呢？而且朝鮮軍之參加東北戰爭，也是我用外蒙軍進攻北塔山的脈絡。它至少給政府在西北方面的統治以威脅。在今天，陝北與隴東不是還有軍事行動麼！其次新疆自更換主席前後，政治鬥爭，已由地下轉向地上，這種公開的理論與思想之鬥爭，對伊方是不利的。而新任主席麥斯武德也是伊方反對的。（麥斯武德氏就職後之首次省府會議，阿和買提江副主席即拒絕出席，雖由其他省委往請亦未往。）他們拿這個軍事行動給麥斯武德主席以打擊，向傾向麥斯武德的人心投下激起不安波浪的石子。我的這些推論或許不是臆測。除此之外，就今天的新疆局面與共產主義者的歷來政略上來看，伊、塔、阿三區對肅清內部必定更進一步，更加積極。烏斯滿是三十年阿山事變中打出的民族英雄，現年已五十八歲。他原籍富蘊，是毛拉胡牧的平民。他參與了繼二十九年阿山東部第一次民變後的二十六年六月的第二次民變。第二次民變和第一次民變略有不同，它完全是反蘇的（注二）。其直接導火線爲盛氏聘請的礦業考查團入富蘊境。這次經省軍進攻，相持數月，到同年十一月，變民首領才投降。那時烏斯滿還是一個頭目，但是他感到與其歸命政府而喪失性命，倒不如潛匿邊地準備再舉的力量。到了三十二年，許多



被盛氏特工壓迫的哈民便以烏斯滿爲投靠的中心。同年五月外蒙方面以機不可失，乃勾結烏斯滿，資以軍火，三十三年三月，烏斯滿的部下已有千餘人，用換來的武器進攻青河守軍，在外蒙飛機掩護下，遂陷青河東部，並炸死我烏河守軍無數。其一部曾于該年秋竄抵承化附近，擄去許多牧民。但是從此時起，失蹤三年的切留其牧台吉達列里汗忽然出現于布爾根境，作了烏斯滿的副手，並取得了軍權。三十四年一年間，自東部進犯承化的變民都是由達列里汗率領的。三十四年九月阿山全部淪陷，烏斯滿曾至承化，但不久即被壓迫返回富蘊。三十五年和談功成，根據伊方的意見，中央明令發表烏斯滿爲阿山區專員，達列里汗爲省委兼衛生處長。但是前者無力統治阿山，後者已成爲某方御用的阿山名譽主人而不能來省。變後的阿山，生民塗炭，餓殍載途，內部爭鬨，時有衝突。人民生活，較之過去，已不啻天壤。同時伊方在其整個控制區內並在迪化等地，盡力排斥哈族，全疆的哈族乃感到幻滅的悲痛。這些愛好自由與感情奔放的民族，其忍耐性不如維族人。于是不但在新疆其他各地，就是在伊塔阿三區裏也掀起了反伊的浪潮。烏斯滿，這位有武裝實力的，從多年戰鬥中鍛打出來的

從北塔山事件說起

吳世昌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公布以後，左右兩派人士一致歌功頌德。國民黨中對此條約稍持異議的，我只記得鄒魯一人。左派人士之中，則始終無人表示反對。我自知對於許多事情不合時宜，而對於中蘇條約即是其中一端，在渝時為某報及別的刊物撰評，即曾申述此種見解。我以為既經訂立條約，雙方只好遵守，問題在日本投降消息傳出三天以後，我代表宋子文等猶在莫斯科簽訂有損國權的條約，實在大辱使命，而尤其不該的，由後來消息證明，當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宋子文等在莫斯科簽訂此約時，實早已知道雅爾達對華密約的內容，故中蘇「友好」條約之簽，實即我代表瞞了全國人民，承認雅爾達出賣中國主權之密約，而補行一個手續。關於外蒙之獨立，我在本刊「論國體問題」一文中（觀察一卷十八期），曾指出

，他的性情正是一般哈族人的性情，雖然浮動，但在好惡之選擇上是不猶豫的。而且他們最初參加變亂是反共產，中間一段雖與外蒙有所勾結，他卻未曾甘心作外蒙的榆，他是有獨立意識的。三十四年上半季他的部下馬那提、叔爾禾加、蘇來曼之歸降政府，三十五年他派代表直接向政府提和平條件，都說明了他不願走伊寧事變者所走的道路。不過當時新疆省政府為了顧全大局，對他並沒有指示，也未曾予他精神或物質的援助。但是他自己則已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從三十五年冬，在阿山東部，他的部下便時與承化的勢力有武裝衝突，此種衝突最初是由于承化方面收繳民槍起的。最大小衝突演至三十六年春，烏斯滿一系，因武裝關係，被逼節節後退，最後由烏河退向北塔山來。在這個期間，新疆省政府曾派調査團往阿山，企圖以政治方式解決此項衝突，但無效果。到了本年三月，外蒙的正式軍隊長驅北塔山，侵及國軍守地。在伊方講，除了前述的原因外，是藉此把烏斯滿的力量完全驅出阿山。在某方講，是藉此給新疆省政當局以警告，給反對麥斯武德主席的人以興奮的刺激。在新疆這樣落後的地方，強力作用仍勝于眞理的啓示！

不過我們不相信北塔山事件會擴大，但我卻敢斷言外蒙決不會放棄他已侵入的地方。北塔山事件現雖成為國際注意的中心，但世界上許多事件，不會因國際注意而變易的。在世界發展到今天，各國的政治觀及世界觀已和往昔大相逕庭。尤其是蘇聯，他的一切行動有辯證的哲理作指導。他能夠組織人，並善于組織人。能夠把握人間的一切矛盾關係，並善利用人間的一切矛盾關係。戰後的許多難關都被他突破了。但是辯證的應用也害了蘇聯。蘇聯太重現實，太重視當前實益，把許多可能的朋友都放過了。土耳其的反蘇，中國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變動，以及他在這一次大戰中所吃的虧，未始不是他的眼光短促所造成。如果蘇聯于日本投降前進兵東北時，重視軍隊紀律，日本投降後不來搬運東北的生產設備，來去光明，則在整個中國人心所遺留的紀念，會成為無價之寶。此有價之寶，對蘇聯比一些機器，比一些橫財，其輕重是不可以度量衡計算的。而現在的中國人，尤其是現在的東北人民，對蘇聯則已失去了友情，把過去對蘇聯的幻想與景慕都束之高閣了。我是中國人，我終認為「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是正確的，政治家不能把政治眼光放遠，縱能得一些實益，是難以久持的。但蘇聯終是蘇聯，他不會用歷史的鏡子來照自己的。我個人並不反蘇，反之，蘇聯的許多偉大處我還經常主張我們應該來學習。不過他對我們國家的輕侮，我們是不能容忍的。

（注一）按此條約之第一條原為：「中國軍隊與喀爾喀軍隊，在此條約有效力期內，均以阿爾泰最高分水界，自森彼得堡條約第八條內載之奎屯山起，東至江葛什，順布爾根河至濟爾噶朗河口；再東南經察罕通古之西北陶甘策凱，至哈爾根圖阿滿止為界，彼此不得越過界線，更不得彼此開仗。但駐察罕通古一帶中國軍隊，於此條約簽字三個月內退回新疆元湖地方。再此條約係指雙方駐軍地點而定，與科阿疆界問題決無干涉。」

（註二）阿山第二次民變，純係反對蘇聯礦業者在團入富蘊境，變民曾襲死由×八團保護之考査團團長，盛氏以後著意將此事件變為紅色，鍛鍊成獄，通謗被捕之變民首領與阿山區行政長布哈代等供認係由某方策動，此案在審訊期間，審委會中數起爭論。筆者曾與若干變民領袖在獄相處，知之頗詳，該人等早已為盛氏屠殺，彼等對國家之熱誠與行動，不忍令其冤沈死後，註而出之。

如果外蒙人民自己要求獨立，應該自己派代表向政府要求，不應該出於另一國家的要求，及另一國家訂條約來規定許其投票。凡此皆就理論而言。事實上外蒙之離心不自今日始，其種因在民初徐樹錚殺氣騰騰的「收復」。但如我國家三十年來政治修明，不打內戰，注意邊陲，則民初外蒙的離心現象，亦未嘗不可挽回。蘇聯建國到現在，不也只有三十年嗎？

× × × ×

這次的新疆北塔山事件，六月十一日南京各報均以特號字作頭條新聞登在第二版。次日上海報紙也升為頭條新聞。在全國性的學潮已失去新聞價值以後，這個北疆警報自易轉移讀者的注意力。據中央社報導，起因於八個外蒙騎兵越我國界，為我所俘。蒙方遂提通牒要求釋放。在蒙俘未及送回以前，外蒙軍隊即衝入我境六百餘里，並有蘇聯標幟的飛機四架連續助戰，我軍傷亡四十餘人。現雙方軍隊在我境內六百里之北塔山相持。中央社所發表的事實輪廓如此，而熟悉內幕者則頗懷疑此事與發表麥斯武德為新省主席而不以原有副主席阿合買提江調任，大有關係。觀於負責各方對此事之沉默，殆亦可以證明其原因必很複雜。我向蘇蒙兩方提嚴重抗議後，蘇聯否認有飛機侵入我境，蘇蒙兩方均反謂北塔山為蒙境，且誣我軍為越界。此事可分兩點來看：第一、就衝突情形而論，事態不算嚴重，若比民國三十三年三月青河大布遜我守軍三團遭紅星機六七十架全部炸死之役（見本月十九日上海大公報「北塔山事件之歷史背景」），其嚴重性要差得多。若比三十三年十一月延續至明年九月之伊寧事變及烏蘇精河之役，我軍民婦孺死傷淪落以數十萬計（見上述大公報文及觀察一卷十四期新疆專號）其嚴重性較之北塔山事變更超過萬倍。但當時後方報紙毫無記載。三十三年三月我適因事赴西川樂山，四月初曾聞武大友人談及蘇機炸我駐軍之事，但當我在四月底返渝時向各方打聽此事，竟毫無所獲，且有人否認。伊寧事變，當時各報亦無消息，直至張治中自新返渝，始發表解決伊寧不幸事件辦法，卻始終不知「不幸」之含義是什麼。政府當時之諱莫如深，必有極大隱痛，可以為國人所體諒。但封鎖新聞究非明智之舉。第二、就外蒙軍隊侵入國境而論，此次深入六百里，實較青河大布遜之役侵入我境二百餘里嚴重得多，而伊寧事件究為國境內民族之爭，猶可自我解決，不至驟失國土。就這點意義而論，北塔山事件實較上兩次為嚴重。

此事發表以後，才知其起因遠在本年二月間。彼時和談尚未完全絕望，大概因此未予發表。這次發表，適在東北戰事盛傳有韓共及蒙古騎兵參加共軍，及共軍中有重武器、日俘，以致攻勢大盛之後，又適在反內戰的學潮餘音嫋嫋之際，而政府大員對此亦多以為在真相未完全明瞭以前，宜審慎處理，且多主張循外交途徑解決。英美方面對此消息，亦多持保留批評的態度。在國家多難，民力罷疲，國際關係，又極複雜的今日，邊疆糾紛，自應以循外交途徑解決為上策。否則上兩次的新疆事變，政府如此解決，殆不可恕。國人如認為政府應付民國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之新疆事變，不失為「害取其輕」的政策，則對於此次北塔山事件，亦不宜以燥切態度，責備政府。

但是若就近來國內整個形勢而論，則各種與此有關之現象，實令人大為憂慮。旅順大連，至今尚無從接收，亦無法明瞭其真相。東北共軍實力之大為增強，有重武器，且敢於攻堅，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謎。報章所傳韓共、日俘、恐亦不能指為完全無稽。如果真如所傳，則形勢實在複雜而危險。又莫斯科廣播北塔山事件與迪化美領事有關，美國已否認。此舉撲朔迷離，但可看出蘇聯對此事件的態度、意向。美國對東北也許有經濟興趣，對新疆則至少到此時為止尚未有何打算。美蘇為爭世界霸權而起的衝突是人們習知，但幸而還在「神經戰」的階段。美蘇陣地戰是莫須有的。如果陣地戰的引子要在中國境內探索，在一個無負於蘇、無負於美的國土內探索，實在太不公道，太豈有此理。

× × × ×

國人對於白塔山事件的反應可能有幾種。一種是因此而反蘇，由反蘇而反對國內和平，去年的「二二二」遊行即曾收打擊政協決議的效果，也打擊了主張和平統一者。其實反對蘇聯不守條約撤走機器，是應該的，打擊政協決議，從而破壞國內和平，是不應該的。因為只有國內和平團結，才能防外人之覬覦，沒有兄弟鬩牆，可以共禦外侮的道理。今年各種情形綜合起來，顯然比去年複雜多了，更不是一個單純的「反對」可以了事。

第二種反應是加強消滅中共的決心，這和第一種反應其實是一樣的。但這是一事實問題。據孫科副主席對合衆社記者談話，中共已佔東北百分之八十五土地，且受蘇聯支持。且指出這是一次新世界大戰的醞釀（六月二十日合衆社南京電，二十一日上海大公報）。果真如此，則現在的內戰將演變為中蘇戰爭，再演變為美蘇戰爭，而以中國供其犧牲。在內戰中政府可以勸人民「明是非」，「辨順逆」，萬一中國要進入國際戰爭，則必須「權利害」，「賭國力」了。試問中國萬一不幸而再捲入國際戰爭，有什麼利益可圖？有什麼國力可賭？如果要避免捲入國際戰爭，則仍只有先謀國內和平，才能解除由我引起戰爭的因素。如果美蘇終不免一戰，則也要避免在中國土地上打起來和打到中國境內來。

還有一種可能的反應是國內立即無條件停戰，再謀東北、新疆若干問

題之合理解決。不論蘇聯是否有意要侵略中國，或不放心美國獨霸中國而要扶植中共以謀對抗，或以中國為與美爭霸的戰場，一如以前法西斯與蘇聯以西班牙為戰場，中國只有立即國內和平，以避免可能的浩劫。凡遇國外形勢不利之時，只有國內和平團結，才能渡過難關。這本來是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於是又有人會提出問題，即內戰之一造如與外人勾結，是否可與言和？我們覺得現在追究這問題於事無補，於理亦不易講清，因為第一，中共發展至今日情況，已非全恃外力，國內政治情形實為一大原因，此點誰也無法否認。第二、中共即有蘇聯軍火人員援助，（六月廿二日上海大公報載蘇聯廣播否認此事。）政府亦有美國軍火人員協助建軍。二國俱為對日作戰時盟國，且在抗戰初期美國未援我以前，蘇聯亦有軍火人員助我抗日。第三、中共本曾加入國民黨，民國十五年始被清出去。在國民革命時，鮑羅廷，加拉罕之名，也人人耳熟能詳。今日爭此名分，實無補於事。與蘇聯真正有重大利益衝突者，是美國而不是中國，我們犯不着為了別人與她結深仇。最後，中國今後經濟制度，仍不免走溫和的社會主義之路，此路亦即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之路，而不是資本主義之路。但這些話，並不是說中共如果恃外援以發動東北大規模內戰是應該的，如和平可成功，全國人自必壓迫中共使其放棄一味追隨蘇聯，乃至不惜犧牲民族利益的行徑。一切黨派必須放下不論得自何方的武器，而以和平方式作政治鬪爭。

× × × ×

目前的局面真是嚴重極了，我們不必再提什麼「八年抗戰，犧牲慘重」一類說爛了的傷心話，即此擺在眼前的事實，已比八年抗戰任何一時期可怕。此時稍一不慎，可使國家陷於萬劫不復之境。我們沒有理由要得罪美蘇之中任何一國。國際問題可用外交方法解決者，不可使其惡化，陷外交解決於不可能。國內問題可用和平方法解決者，不可專恃武力。更不可存從第三次大戰中翻身的幻想。日本投降後不是翻身的最好機會嗎？自己不爭氣則一切機會都無用的，爭氣則沒有機會也可以創造。今天，真是志士仁人應該垂涕而道，為蒼生乞命的日子了。中國的東北，一度為日俄作了一次戰場，那一次的結果，循環反覆，使中國半世紀來受盡了史無前例的災禍。今日在東北進行着的惡戰，也可說還是那一次的災禍的延續。我們如何能想像這惡戰再演變成另一次在我國土上的國際戰爭。我們立刻停止這內戰，可能免去第三次大戰。如再繼續打下去，便可以望見毀滅的黑影。真正愛中國的人，要拿出良心來，拿出理智來。

今日之事，一方面國家主權不能放棄，另一方面，全國上下不可再刺激民族感情，玩弄民族感情。感情之為物，一旦玩弄起來之後是不好控制的，何況是民族感情。試想在我抗戰初期，歐戰未起，蘇聯國內安定，中蘇感情融洽，對我抗戰最為同情，物資人員均有幫助，雖為數不多，但可是中蘇真正友好時期。其機契即在國共棄嫌合作，全國團結抗戰。二十八年暑假我到蘭洲講演，每早四時即為各種色彩的蘇聯飛機聲所鬧醒。我們到飛機場參觀，笑問蘇聯人員：「這個飛機多少錢？」他們用生硬的中國話笑道：「不要錢，記賬。」這正和三十二年我在桂林所見美機情形相同。後來國共兩方因摩擦而對立，裂痕日深，至三十年「新四軍」被解決而圖窮匕見，中蘇關係即日趨疏遠，三十三年乃有新疆之變。以後中蘇關係，迄未好轉，至雅爾達會議而達極點，而中國大部份猶朦然無知，國共之對立日趨尖銳如故。直至抗戰末期，美國不耐煩了，急於要蘇聯出兵共擊日本，才催中蘇訂約，於是中蘇忽然「友好」起來，重慶各報奉命著論慶祝了。——由上事實，可知要中蘇真正友好，只有國共真誠合作，並且中國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使蘇聯不起猜疑，互相放心，才是長久睦隣共邊之道，也只有國內和平團結，努力建設，才示人以不可侮，可以杜絕強隣覬覦之心。若照目前的內戰繼續下去，且互責內戰之對方為受某國某方援助，以激起民族情感，則必造成危險的後果。

從「天下國」到「地緣國家」

何永佶

中國現正從一「天下國」轉變為一近代的「地緣國家」，在此轉變中我國能否繼續成一獨立自主國家，胥視能否抓住這中心概念而對症下藥。

甚麼是「天下國」？那是一個不是建築在一個民族、一塊地域的國家，而是「天覆地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日月之所照，無有遐邇，一視同仁」「中國奠安，四夷得所」「有生之倫，莫不與焉」（見歷代的皇帝詔書）的一種國家。這種國家對於其公民不是以他是否居住我這地域內為去取，而是以他是否與我同其宗教或同其文化為去取。即對於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者，亦不放棄希望，總想把他教化起來

，成爲我的宗教圈子以內之一員。所以「天下國」最重要的大事是教育，教育即是政治，政治即是教育，此之所謂「敬敷五教是施」。在這種政府裏的首席部長不是如我國現在內政部長，亦不是如外國現在的外交部長，而是「教育部長」，以前我國的「司徒」就是兼管政治和教育的首席大官。但「天下國」所謂教育不是現代地緣國家所謂教育；「天下國」之所謂教育是灌輸「毒夾罵」(dogma)，此在我國以前是承繼堯舜禹湯文武的「孔學」，在歐洲中古時是基督教神學，在現代的蘇俄是「馬列主義」。這種教育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天下國」旣靠一種「毒夾罵」來維繫，所以不能容忍「異端」，容忍「異端」也便是容忍「天下國」的分裂，所以「異端」在必燒(如在歐洲)必殺(如在我國)之列。第二、「毒夾罵」旣確立矣，然因其爲「施於天下」的東西，天下甚衆，勢必對於那「毒夾罵」自身亦有分歧的意見，這種意見的分歧勢不能不設法解決之，解決的辦法，以「天下國」地位最高那個人之一言爲斷。故中古時羅馬教會的「教皇」「是不會錯的」(Infallibility of the Pope)，中國以前的皇帝是「聖人」，近代的史太林同志是馬列主義的最後不會錯的解釋者。第三、這種教育旣爲使人人擁護「天下國」的統一之一種工具，則時日久了，必流於硬化(fossilized)公式化(formalized)劃一化(standardized)，這便是科舉，牠是一種政治的手段。之乎者也的八股，豈只中國才有？中古時代的歐洲，中東的回敎國，凡以「天下國」爲志的國家都有。

「天下國」也豈止中國一國而已？以前歐洲的羅馬教會也是個「天下國」：牠有皇帝(教皇)，朝廷，大臣，禮樂，法院，律書，土地，等等。牠有權抽稅，相等於我國以前的「錢穀」權；有權審判，相等於我國以前政府的「刑名」權。以前中國地方政府的大事，亦不過此二者，中央政府所多有的亦不過一二項(如水利等)，而外交無與焉。(淸朝到末葉才體「總理衙門」)。以前羅馬教會與中國中央政府一樣，專管教育考試之事，今之劍橋牛津等等有名大學，即是當年識字讀書之處所。至於羅馬教會所管的男婚女嫁嬰兒登記等事，從前中國政府還不管咧。羅馬教會唯一所沒有的是軍隊，(後來在其爲一環繞羅馬城的「敎皇國」Papal State 時，連這個也有了)，但牠是以耶穌自動上十字架，否認武力爲理論基礎的國家，所以不能有軍隊，牠也不需要軍隊，因爲牠有一件更有力量的法寶，名叫「摒棄」(excommunication)即驅逐出教會之意，到了今天在蘇俄被逐出黨，仍爲一生死問題。我國以前亦有「摒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一類的事。拿着這個，手腕高明的教皇可以馴服神聖羅馬帝國之皇，亨利第四(按神聖羅馬帝國 (Holy Roman Empire) 實無其物，只是某封建主頭上之一卒衛耳)，可以使英王約翰俯首貼耳。教皇雖手無寸鐵，而往往能效郭子儀之單騎退回紇，隻身說退窮兇極惡之外寇(如匈奴，Lombards等等)。故在維持和平之一點上說，羅馬教會實足以當「國家」之名而無愧，而牠也是以那時所知之「天下」爲對象，故以 Catholic 爲名。

「天下國」的主要作用，在解決國際戰爭，維持國際和平。所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者，一元化之謂也。「征伐自天子出」者何？「天下」只有一個政府只有這個政府才有作戰權，除了皇帝外，動兵興戎者，以違法論，以大逆不道論。故「天下國」不承認國際戰爭之合法，更不承認國際公法之存在。在這種國家裏，不是沒有戰爭，而是倘有戰爭，則只是皇帝對於叛逆者之「膺懲」(現日本人猶習用此詞)，或是叛黨舉兵以「淸君側」，其戰也爲一種不平等之戰，而不是如近代平等國家之平等的戰。戰爭愈殘酷，則平等之戰愈演變爲不平等之戰，你看以前按照國際法，二國交兵，無論誰勝誰敗，國之元首均不受懲處，故拿破命可以終晚年於孤島，威廉第二可以逍遙於國外，而今日則人人欲得希特勒之肉而食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無「戰爭罪犯」(War criminal)之一詞，蓋war 固爲國際公法所承認爲合法者也。此名詞之出現殆表示世界逐步走向於「天下國」之一途歟？假如世界眞的走上「天下國」之一途，恐也不盡是世界的福，因爲「天下國」雖能解決國際戰爭，而其代價則爲一套的「毒夾罵」，人們以思想自由身體自由等等實物，換取短時期的安寧。

「毒夾罵」之一部份卽爲「禮樂」，所謂「禮樂自天子出」者，蓋訂奉行最高統治者週圍的排場之謂也。不以鐘鼓禮樂，不足以表現皇帝的尊榮，劉邦一做了皇帝，即命人制定「朝儀」，表演了一番，然後乃「知天子之可貴」。以前皇帝一移玉步，都有十六個太監抬橋，一上朝則鐘鼓之聲作而百官下跪(歐洲人見教皇時也要跪的)。禮有階梯，樂有差等，皇帝有皇帝的，公卿有公卿的，大夫有大夫的，庶人有庶人的，不許亂用；故八佾舞于庭而孔子掛冠，晉文請隧而討個沒趣。

「毒夾罵」只是一種思想，但牠會凝結的。凝結爲排場音樂的，則爲禮樂，凝結成書的則爲「聖經」「可蘭經」，與「四書五經」；凝結成房子的，則爲回教寺(Mosque)基督教堂(Cathedral)與孔廟。觀察一社會一國家重心之所在，最顯而易見最容易應用的辦法，莫若看該國內那一種房子爲最高大最宏偉？在回教「天下國」裏，必是回教寺；在羅馬教會下的「天下國」裏，則是基督教堂；在以前中國裏，則是孔廟；在蘇俄則是蘇維埃宮。蓋如一社會一國家靠某樣東西來維持，則必把那樣東西

最當一回事；在那件事身上，最肯用心血，最願花銅鈿。假如中國能繼續維持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則以後中國最宏偉的建築當是黨部（或與黨有關的建築，你看南京中山陵多麼宏偉！重慶的青年館在後方也還不惡！）無論你到那裏，最舒服最像個樣的房子，將是黨老爺辦公住家之所在。假如萬一共產黨得勢，他們也一黨專政起來，則將來中國最宏偉的房子，恐是中國式的蘇維埃宮。從前重慶最看得過最像個樣的建築是夫子池；今日重慶最宏偉最高大的建築是川鹽銀行、美豐銀行、交通銀行等等；南京上海，都是一樣。這是個不小的轉變，此中蓋有深長意味在。

人謂建築為「凝固的思想」（congealed thought），則「地緣國家」（Nation-state）之「凝固的思想」是甚麼呢？「地緣國家」又是甚麼呢？這種國家適與「天下國」相反：「天下國」有以宗教、以文化、以階級、以優秀民族為發條，地緣國家則均捨而不用，只用一樣，那便是「地域」。不管你屬於甚麼宗教，甚麼文化，甚麼階級，甚麼民族，只要你常住在他那個地理圈子以內入其國籍的，都一視同仁，予以法律的同等待遇（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別處施於異端、異教、異族、異階層的誅戮而習焉不以為怪，漠然無動於中者，在地緣國家內則必駭為奇聞，期期以為不可，蓋別的國家正以宗教等等為立國之道，故其施於異端之誅戮，不致於危害他這國家的生存，反可加強其核心之團結。惟地緣國家係以地域為其基本觀念，在其地域圈子之內則法律予以無分彼此之保障，故倘在其地域內再因宗教、文化、民族等等而區分，而其待遇有所差別，則其立國之道本身即遭破壞，其國之崩潰滅亡可立而待。故真正地緣國家的代表建築物，不是孔廟，不是教堂，不是銀行，也不是回教寺，更不是蘇維埃宮，而是法院（courthouse）。在這種國家裏，最把他們所謂「公道」（Justice）之一事當一回事，在那件事上最用心血，最費金錢，故在英、美、荷蘭、加拿大等國內，每一城鎮裏，最宏偉、最像樣的建築物必是法院。倫敦的英格蘭銀行，房屋矮小，平淡無奇，而最高法院的貴族院（上議院）則美輪美奐（上議院比下議院講究得多）。華盛頓的大理院雖只藏九個法官，而巍峨森嚴之氣，使人望而生畏，總統住的白宮遠非其比。紐約雖有起來租出去作辦公室用的「摩天樓」，然只限於紐約地價奇貴的一城，入其內不覺森嚴之氣，非若其每一城鎮內的法院或歐洲大陸上遺下之教堂，其森嚴同於北平中央公園內之古松參天也。教堂所代表的是宗教，而法院所代表的則是超宗教，超民族，超階級，超文化，施於每個人身上的「公道」。近據報載美國海軍部宣判強姦北大女生之皮爾遜為無罪，但這只是軍隊的軍法審判，其普通法院不至如此。

「地緣國家」這名詞是我杜撰的，以別於血緣觀念之國家，英文稱為 nation-state，以往譯為「民族國家」或「族國」。假如英、美、加拿大等近代國家真是「民族國家」，則與希特勒之 Volkstaat 何以異？其分別處，正在希特勒以血緣之「民族」（Volk）作其國家之中心觀念，而別的近代國家則否。夫從血緣上說，德國人係一民族，無人可以否認；意大利人之為另一民族，法國人又為另一民族，亦無人可以否認。假如近代國家只是一個民族的國家則具有德、意、法三種民族，說德、意、法三種語言，公報用德、意、法、三種文字的瑞士，夠資格為近代國家乎？抑否乎？國內紅、黃、藍、白、黑的民族無一不具的美國，其亦夠得上近代國家的稱號乎？抑否乎？我想無人敢否認瑞士與美國為近代的 nation-state。如不能否認瑞美為這個，則須否認為 nation-state 血緣民族國家之觀念。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的「民族」，應只認為在中國這塊大地的邊境以內落了業入了籍的人羣，而不應認為遠包海外在別國落了業入了籍的黃臉、黑髮、低鼻者。今日之派人出去辦黨，辦學堂，推行新生活運動，將來會陷國家於無窮的外交糾紛之華僑政策，即源於「天下國」的殘餘意識，恐不適於這「地緣國家」之世紀。加拿大的一千二百萬人中，有三百五十萬是說法語戴法帽的法國人，為國內人口最多之一族（多過英吉利人蘇格蘭人），未聞法國派人去加拿大為那裏的法國人辦黨，辦學堂，辦這個那個也。

以「天下國」的遺留意識來辦理近代「地緣國家」的事件而扞格不入處處走不通的情況，在中國隨處可見，華僑政策其一耳。從前中國這個「天下國」是以「禮教」（文化）為治，總想以教育把天下的人人個個納於一個模子，一個印板之中。惟古之所宜乃今之所忌，黨派退出學校之明智之舉殆為感覺到舊瓶不宜裝新酒，知時代之不同而為不同之設施也。以後所宜變革者，當不只此黨化教育之一項，舉凡考試制度，監察制度等等，昔為「天下國」之不可少，在今日地緣國家時代裏，恐須重新估價。「獻九鼎」、「興禮樂」、「授榮典」等等意識，在昔「天下國」裏視為當然，今亦恐須重新評價。

「天下國」之政治重心，全在天子一人，他是統一的象徵，有不接受統一者則撲殺之，故「征伐自天子出」，軍隊的主要作用在彈壓內亂。然在近代地緣國家裏，統一繫於民眾之一心，彈壓內亂之工作多由警察為之，軍隊則留以對外。故一則軍警不分（從前歐洲也是不分，到十九世紀初始有警察），一則軍警隔離，差之雖曰毫厘，而謬可以千里，今日人人頭痛的共黨問題，豈非拜傳統的軍警不分之賜乎？

在「天下國」時代，本無所謂「外」，一切都是「內」，內則施行「聲教」，「欲與於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夫既「與」矣，則當其地為郡縣，置於一個行政、納稅、考試系統之內，使此地能與其他部份一樣，有機會參加全國中心之政治生活。其尚未「與」者，如朝鮮、蒙古、西藏等等，則只以天子「冊封」之一法為羈縻之具，頒冊封詔書「厚往薄來」之皇帝為邊疆與中國本土唯一之聯繫，有點像現在英帝國的幾個自治領不承認倫敦的巴力門而只承認英王一人為帝國之唯一聯繫。十八世紀時，英國人不懂得這點，欲把倫敦的巴力門硬套在美國頭上，以管英國本土的手段來管美國，結果是把美國丟了。我們前幾十年也不懂得這點，不懂得中國與朝鮮的聯繫方式，硬以管中國本土的方法來管朝鮮。袁世凱在那裏的囂張輕舉，（竟有人作史佩服他的！）把朝鮮丟了還不止，還讓中國吃了一場敗仗，使中國瀕於瓜分，至今你和我仍在還這個債。民國十一二年我們在外蒙古的所作所為，也有點像袁世凱之在朝鮮，都是因為不明中國這個「天下國」以往羈縻屬地之方法，乖用不良的果。假如在無禮樂無冊封的今日，我們仍圖以中國的巴力門硬套在這些地方頭上，拉兩三個王公活佛與呼圖克圖來作中執監委，就可以達到聯繫的目的嗎？謹以此質於明達。

世上的問題多起源於舊瓶裝新酒，方塞堵個口那類的以傳統未變的意識來應付已變的客觀環境。假如採用新意識以應付新轉變，則問題之解決庶幾有望。我國現在自「天下國」到「地緣國家」的轉變，除了一無外交部一有外交部的一點外有一極明顯極易認之標記：在以前「天下國」時，我國沒有國旗，現在則青天白日旗招展於每個房子之上。從前的旗是打仗時候用的，故戰鬥時，雙方之旗寫着將軍的姓。遲至民國，張作霖與吳佩孚打仗，一方之旗寫一「張」字，對方之旗則寫一「吳」字。黃龍旗本是「愛新覺羅」氏親征之旗，平日藏在深宮裏，少有拿出來用，從不掛在皇宮的屋頂。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須與外國交換使節時，始把黃龍旗當作國旗，在此之前，中國沒有國旗。歐洲羅馬教會也無國旗，英美法德等之各有國旗，是近二百年來之事，因為從前他們與我們一樣，一切皆是「內」而無所謂「外」（「外」即叛逆）；無自別於他人之必要，要國旗做甚？

一九四七年六月廿四日脫稿

隕星與流星

戴文賽

今年二月十二日又有一顆大隕星掉到地上來。這是本世紀的第二個大隕星。巧得很，這兩顆大隕星都掉在西伯利亞人跡稀少的地方。假使掉下熱鬧的大都市，不曉得將要死傷多少人，損失多少房屋物資。

任何從地球的大氣外面，穿過大氣而掉到地上來的東西都叫做隕星（Meteorite）。我們在各地的博物院裏頭，常可以看見這種東西。有的和普通的石頭沒有甚麼不同；有的黑一點，重一點，好像一塊鐵。現在全世界的博物院一共收藏着好幾千個這種天上掉下來的東西。 最大的一個在美國紐約的博物院（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長十一呎，寬七呎，高五呎，重三十六噸半，是一塊鐵和鎳的合金。這一塊隕星是美國一位海軍軍官於一八九四年在格林蘭找到的，在它的近旁還找到兩塊比較小的。這些隕星是甚麼時候掉下來的，到現在還不曉得，因為當地的愛斯基摩人沒有把降落的時日紀錄下來。

美國阿利桑拿州東北部Winslow城和Flagstaff城之間，近Diablo峽谷的地方有一個大坑，四方形，長寬都差不多一·二公里。坑的邊緣比周圍的平原高出五十公尺，比坑底高出二百公尺。四周都沒有火山爆發過的痕跡。八公里之內卻可以檢到許多小鐵塊。一八九一年有一位探鑛的人到那邊，起初以為發現了一個大鐵鑛，高興得不得了，後來才曉得看錯了。詳細的查驗引出了許多資料來證明這個大坑是從前一個或者幾個隕星掉下來所成的，坑底的岩石被壓裂到一百多公尺深的地方，也有被高熱燒焦的跡象。在四周檢到了幾千塊鐵，最輕的不到一百公分，最重的有半噸重，總重量有十噸。

有些隕星降落的時候被人親眼看見而被紀錄下來：一八七七年有一天在美國Iowa州Estherville城附近，有人在白天親眼看見空中出現了紅色的一條，然後聽見很大的一個響聲，又看見白煙，就有兩個隕星掉在地上。其中一個重一百九十五公斤。另外一個掉在六公里半以外的地方；還沒有降落到地上就分裂為許多碎片掉在草原上和一個湖裏頭。第二年那地方失火，草都被燒光，檢到的碎片合起來有三百三十四公斤重，都是鐵和石頭的混合物，表面很光亮。

一八八六年有一天，在美國Arkansas州Cabin Creek附近，一個婦人聽到一個比雷還響的聲音，往外一看，房子外面的松樹枝都折斷了。好幾公里內的人和牲畜都大大受驚。不久，婦人的丈夫從田間回來，帶了一塊銀白色的從天而降的東西，重四十八公斤半。他們起初以為是白金；後來給人化驗才曉得是鐵和鎳的合金，鐵佔百分之九十二，鎳佔百分之六．六。現在大家常看見的所謂「不生銹的鋼」，就是一種鐵和鎳的合金。想不到天上早就有這種東西了。

一八九二年有一天，在美國South Dakota州Bath城附近，有一個農夫和他的兒子正在田間工作，親眼看見一個隕星飛過去，後面拉着一道白煙。聽見幾個爆炸的聲音之後，就看見這個隕星掉在三十多公尺外的地方，埋入地下四十公分深。剛下來的時候很熱，手不能摸它。後來拿出來一稱，有二十一公斤

重。

有時候不只一個隕星下來，而是好些隕星同時下來，成爲「隕星雨」。一八六九年在波爾Pultuak城，下了一大陣隕星雨，有十萬以上的隕星降下來，大部分都是很小的東西。

一九〇八年六月三十日上午七點鐘，在西伯利亞中部 Yenisei 河附近，又下了一陣很大的隕星雨，十六公里以內的樹木和一切東西都被毀。幸虧那一帶人煙稀少，只死了一千五百頭鹿。親眼看見那陣隕星雨的人說，當時先聽見一個非常大的響聲，馬上就看見一大條火標往上冲，然後化成黑雲向四方張開。强烈的空氣波從擾動中心向四方伸展，把人和樹都推倒，建築物全被毀壞。岩石被推下Ognia河，把那條河塞住了。二十四公里遠的地方的樹枝也被拆斷。隕星墜落的地方是一個濕原；所以只能看見許多深幾公尺的坑，可是不容易找到隕星。坑的直徑有大到十七公尺的。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七日太陽出來之前在美國Arkansas州又有隕星掉下來，清晨變成中午，起得早的人都看見 。隕星在高空爆裂之後，碎片在離地還有幾公里的地方就失去了光芒。最大的碎片有三百七十公斤重，掉下來的地方成爲一個三公尺深的洞。

今年二月十二日又掉在西伯利亞的是一個很大的隕星，掉在海參威北面Primorsk區裏Kharkovka村東北四十八公里的地方。親眼看見的人說，最初看見一個光芒萬丈的隕星以極高的速度，向 Sikhote-Alin 山飛行，後來聽到它和地面相衝的一個極大的響聲，把幾百年的老樹連根拔起來，强烈的空氣波把好幾公里內的玻璃窗全打碎，把水管也衝裂。二百公里外的人也看見那個隕星墜下來，一百公里外的人也聽見那比雷還響得多的聲音。以後去調查的人發現了三十個坑，深十公尺，直徑從十五公尺到二十五公尺。好些噸的碎片遍佈地面上。

據蘇聯科學家研究的結果，今年這個大隕星是在離地面十五到二十公里的半空中碎裂的，碎裂之前，質量可能有一千噸那麼大。質量這樣大，簡直可以當它爲『小行星』（Asteroid）。太陽系裏頭，除去九個大的行星以外，還有一兩千個小行星。它們也都繞太陽運行，軌道大部分在火星軌道和木星軌道之間。小行星的軌道也都是橢圓形，偏心率比大行星的軌道大，比彗星的軌道小。最大的小行星直徑等於七百七十公里，最小的還不到十六公里，再小的就看不見了，除非走到和地球很近。

今年這個隕星大部分是鐵，只有百分之六的鎳。研究的結果表示它是從後面追上地球，所以和地球相衝的速度不算高，每秒鐘不超過十二公里（每小時四萬三千多公里）。地球繞太陽運行的速度是每秒鐘二九·七公里。一九〇八年的隕星却是迎地球而來，所以速度大到每秒鐘五十到六十公里（這個速度等於隕星本身的速度加上地球的速度），因此在空中生出爆炸，好像一顆原子彈的爆炸，强烈的空氣波傳到全世界各地。

從隕星的化學成分，我們可以把它們分成三類：全部金屬的叫做Siderite，百分之九十是鐵，還有鎳、鈷、銅、磷、硫。這一類隕星的表面都有很特殊的條紋，名叫 Widmanstatten Figures，是鐵受高熱之後忽然冷下來成爲結晶體所特有的形狀。天文家常常利用這種花紋來辨別隕星的眞假。第二類隕星名叫Siderolite，是鐵和石的混合物，鐵和鎳如同海綿一樣地排在氧化矽的礦質裏頭，此外還包含氧化鎂、鈉、鈣、鋁、銅、錳這些東西。第三類隕星是石頭，名叫 Aerolite，大部分是矽和氧化鎂，鐵和鎳很少。這一類才可以叫『隕石』，是由溶化狀態凝成的圓形結晶粒（Chondrule）所合成的表面常有被高熱燒焦而成的黑色釉。第一類比其他兩類少得多，不過第三類有時候不容易從普通的石頭分辨出來。純粹是鐵的隕星更少。在各類隕星裏一共發現了三十種化學元素，包括稀有氣體氬和氦，把隕星燒熱，就有氫，氮，氧一化碳，甲烷這些氣體出來，有時候也出來一點氦和二氧化碳。

一百年來，平均每年差不多四次，有人親眼看見隕星降落，然後把它檢起來交給博物院或科學機關。不過地球上十分之七是海洋，掉在海洋裏的隕星被看見的機會太小了。還有好多隕星掉在沒有人煙的地方。太小的隕星也可能沒有引起人家注意。所以隕星的總數一定相當大。我國有『杞人憂天』這個故事，現在常被當爲一個笑話，一句俗語。從科學觀點說來，整個天塌下來是沒有意義的，不可能的；不過從天上却常有掉下東西來的可能。假使掉在一個大城市裏，可能生出和一次空中轟炸或一次地震所生出來的一樣利害的損壞。

我們談到隕星，也必須同時談到另外一種相關的自然現象，就是流星（Meteor）。我們在晚上常可以看見一顆星從天上某一點跑到另外一點。我國古時候的人認爲這是一個星從一個宮跑到另外一個宮。近代天文學告訴我們：流星和恒星行星有很大的差別。利用三角測量法來測定流星的距離，結果流星的距離只有幾十公里到一百多公里。行星的距離多半是幾萬萬公里，恒星的距離從幾十萬萬萬公里到幾萬萬萬萬萬公里。流星不只比行星恒星近得多，也比它們小得多。普通的流星只有幾公分重，有時候還不到一公分。頂大的流星也不過和隕星一樣重。恒星的質量則比一個普通的流星（一公分重）大幾十萬萬萬萬萬萬萬倍。

普通一個人在晚上抬頭看天，每小時總可以看見四個到八個流星，完全沒有月光的晚上可以看見一倍多。假使用望遠鏡看可以看到更多。每年有好幾個時期（每期從一個晚上到好幾個晚上）可以看見多一點的流星。

太陽系裏頭到處是微小的固體質點，它們也都繞太陽走，有的單獨走，有的結成隊伍走。走來走去總有些會走過地球外面的大氣。因爲速度很高，便和大氣磨擦而生出熱和光。這就是流星現象的解釋。流星的外部被磨擦所生的熱變成氣體。質量很小的可能在穿過一段大氣之後全部變成氣體，因而消滅了。質量大的可能穿大氣而再往前走。我們所看見的那一條光，正是流星經過空氣的時候（或者被全部氣化之前）所生的光。假使流星進入大氣的角度（與垂直線所成的角度）小的話，可能被地球所吸引而掉到地上來成爲隕星。

包圍地球的大氣越外面越稀薄，所以很難說大氣有多厚。不過高度在一百六十公里以上的地方，空氣少到進來的流星還不能發光，因爲不夠空氣分子來和它碰撞，來生出充分的熱量。流星進到那種高度的時

候，速度每秒鐘總在四十公里以上。越下來碰到越多的空氣分子，每次相碰都使流星的速度減小一點。到了一百三十公里的高度就開始　光。本來速度大的，可以穿過厚一點的空氣。速度小到每秒鐘三公里，就停止溶化，開始變硬，小到每秒鐘一公里半就不發光了。質量很小的流星可能在速度還沒有減到很小就已經全部氣化了，消沒了。所以流星的行程，壽命，亮度，與它本來的速度，質量，和進入大氣的角度有很密切的關係。

每年總有幾個晚上可以看到特別多的流星。同一個晚上，或者連續幾個晚上，所看到的流星好像都是從天空上某一點發射出來的。比方說，每年八月九日到十二日的晚上總可以看到許多流星從英仙座裏的一點發射出來，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五日晚上可以看到許多流星從獅子座裏的一點發射出來，十二月十廿晚上可以看到許多流星從雙子座裏一點發射出來。那些點叫做「輻射點」(Rodiant)。這種現象完全是「透視」的作用。一羣流星結隊繞太陽走，它們的軌道可能和地球的軌道相交，地球一走到這個交點可能碰到許多流星，或者迎面相逢，或者地球從後面追上。流星越近地球便越張開，好像在火車裏頭看見鐵軌慢慢張開，或者在疾馳的汽車裏看見馬路兩旁的樹木慢慢張開一樣。這就是流星從輻射點向外飛跑的解釋。輻射點可能不是眞的一點，而是一個小面積。輻射在獅子座裏的流星合稱爲「獅子流星羣」(Leonids)。

我們從隕星談到流星，如要談得詳盡，非再拉出另外一種天文現象來一齊談不可。這第三種現象就是彗星。我們現在知道流星和彗星也有密切的關係。彗星可能是流星質的東西合在一起。大部分的彗星都有尾巴；它們也繞太陽運行，軌道是偏心率很大的橢圓形。它們總把許多流星質點留在軌道上。地球經過彗星軌道和地球軌道相交的那一點的時候，便碰到一個流星羣。八月間所見的英仙流星羣(Perseids)和一八六二年出現的一個彗星有關係。十一月十四日的獅子流星羣和一八六六年出現的一個彗星有關係。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所看見的仙女流星羣(Andromids)則和Biela彗星有關係。Biela彗星於一八四六年分裂做兩部分，以後那個彗星不再看見了，可是每年十一月底地球經過它的軌道的時候總看到許多流星。

受了隣近行星的攝動（吸引），流星在彗星軌道上可能分佈得越來越平勻，每年地球經過交點的時候，便可以看到同樣多的流星。若是分佈得不平勻，每年所看到的便不一樣多，不過幾十年中間可能看到一次很多很多的，就是所謂「流星雨」(Meteoric shower)。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就出現一次很大的流星雨，從獅子座裏一點射出了極多的流星，好像冬天的雪花飛舞，也好像放烟火。在幾個地方，有人在幾小時內數到二十萬個流星，使人以爲滿天的星都要掉下來了，眞是自然界的一個壯觀。一七九九年和一八六六年也從同一點射出許多流星，不過沒有一八三三年那麼多。本世紀的兩次（一九〇〇和一九三三）更少了。大概流星羣的軌道已經受行星攝動的影響而改變了。流星羣的速度小的（如仙女羣），流星都比較紅一點；速度大的（如獅子羣）則是藍綠色；速度不大不小的（如英仙羣）是黃色。

流星的後面常又出現一道光，名叫「流星餘跡」(Meteoric train)，發亮幾秒鐘到幾分鐘，有的竟亮到半小時。這是流星所生的熱汽，向旁邊張開，被風一吹便如雲浮動。流星一部分的能力則存於空氣分子裏頭，也許把分子游離了（打掉一兩個電子而成游子）。游子和電子再結合的時候就發出光來。

有些流星非常大非常亮，大到和月亮一樣大，亮到使滿天通紅。這種叫做「大流星」(Bolide)或「火球」(Fire Ball)。這是不常看到的。它們可能走過幾百公里的大氣。

沒有流星羣的晚上，雖然每個人每小時只能看到幾個流星。實際上每二十四小時內，衝進地球大氣的小質點總有幾萬萬個。雖然數目這樣多，它們的總質量和地球的質量比起來還是微乎其微，不會影響地球的公轉和自轉。後半夜所能看到的流星比前半夜多，因爲後半夜我們是在地球公轉的前半面，前半夜我們實際上是在向後退（請讀者自己繪一個圖就可以明白這一點。記得地球自轉和公轉同方向）。

最近美國、蘇聯、和別的強國的科學家對流星的研究更加注意，原因是從流星的高度、速度和亮度的變化，可以推出高空的物理情形。從流星的研究，我們知道了大氣上層的密度和溫度，又發現了一件出人意外的事實，就是大氣溫度在某一段是向上增加的，比方說，高度六十四公里的地方的溫度比地面溫度還高。這些資材對高空飛行，火箭炸彈和噴氣推進的飛機的發展都有很大的用處。這是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攜手的一個例。

流星和隕星是自然界裏很有趣的現象。它們比恆星和行星小得多，不過我們還是叫它們做星。它們在衆天體中間是微小的一羣，不過是相當重要的一羣。還需要更多的人來注意它們，研究它們。

一九四七．六．六。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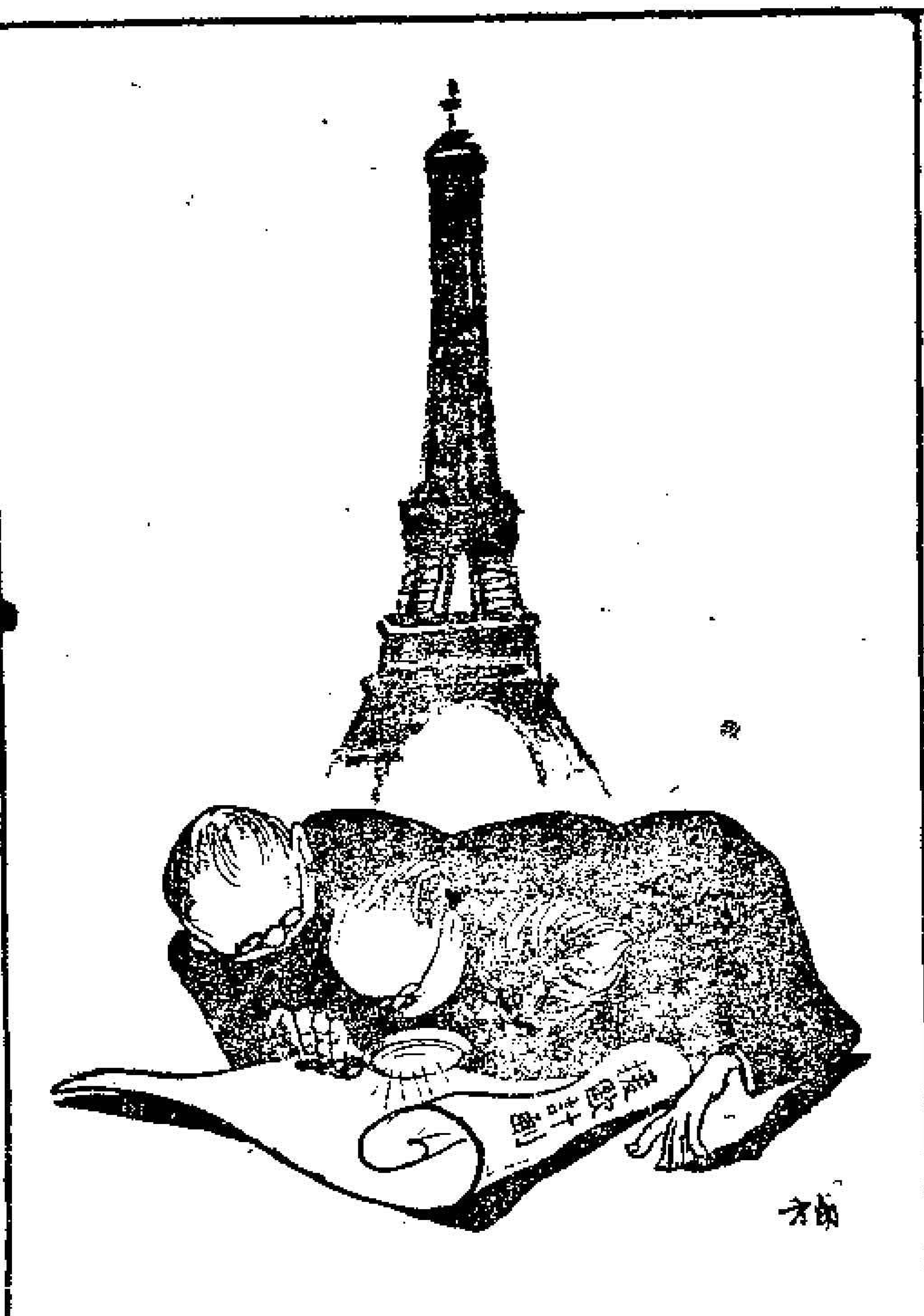
（上接第二頁）每師官兵約一萬人。快速縱隊中有十五榴重砲兵三個團，裝甲兵一個團，都是國軍在徐州附近損失的）有十分之六是被俘的國軍，十分之二是老新四軍，十分之二是共區新兵。不論在國軍中的共軍士兵，在共軍中的國軍士兵，都開口同聲的說：「橫總一樣幹嘛，這裏那裏不都一樣」？先生，你看痛心不痛心，這種仗還應不應該再打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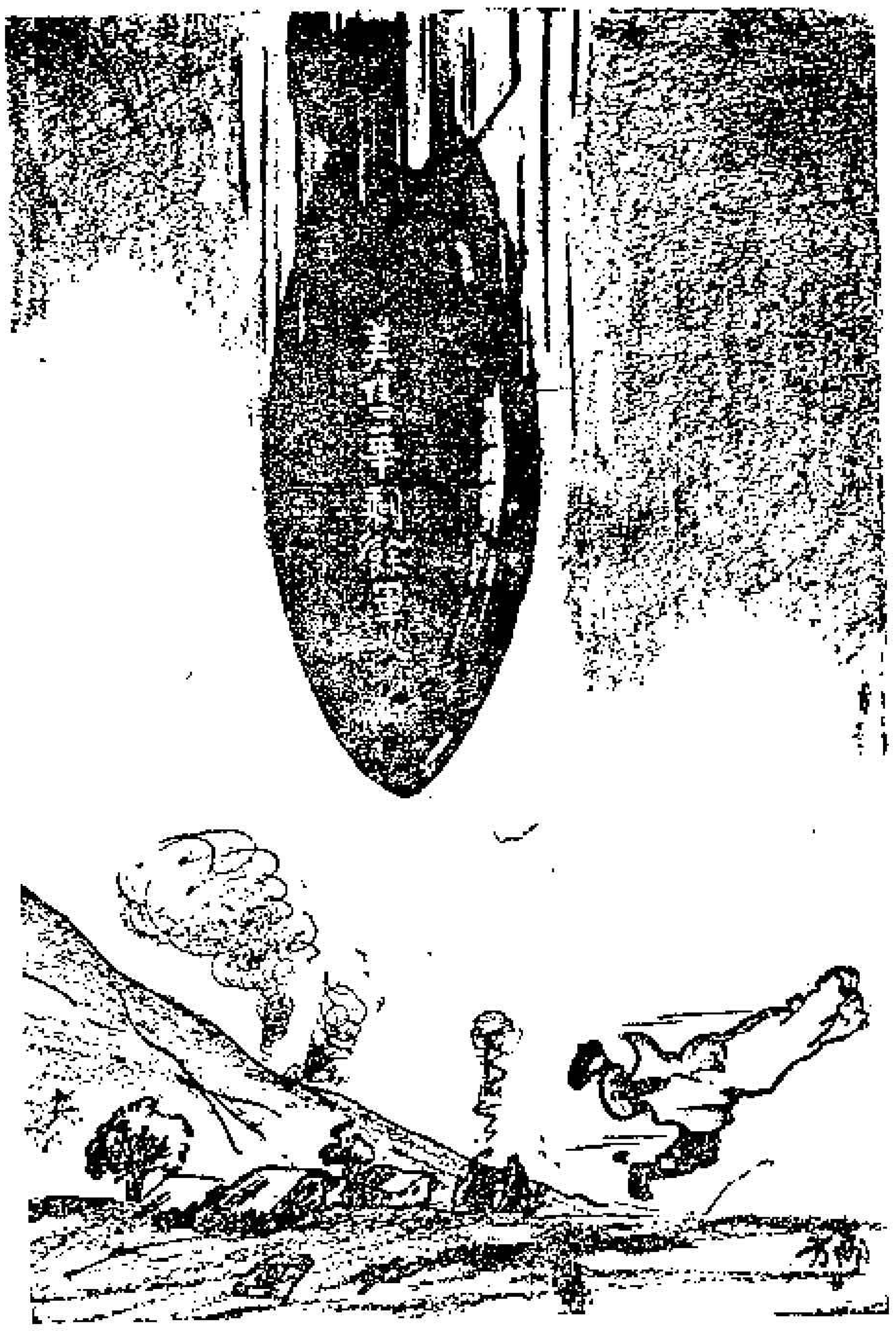
現在已經是晚上十二點多了，但是我眞還想寫下去。我覺得我要講的話太多了，我要告訴先生的事情太多了。我希望先生不要嫌我的話太嚕囌，也能夠把它刊載在貴刊「讀者投書」欄內。我相信我講的句句是實話，句句是眞話，也是我們很早想講而不致講，也沒有地方可以講的話。只要能夠使一般人對於我們軍人加以認識和諒解，使我們精神上能稍爲快活一點，在目前我們也便滿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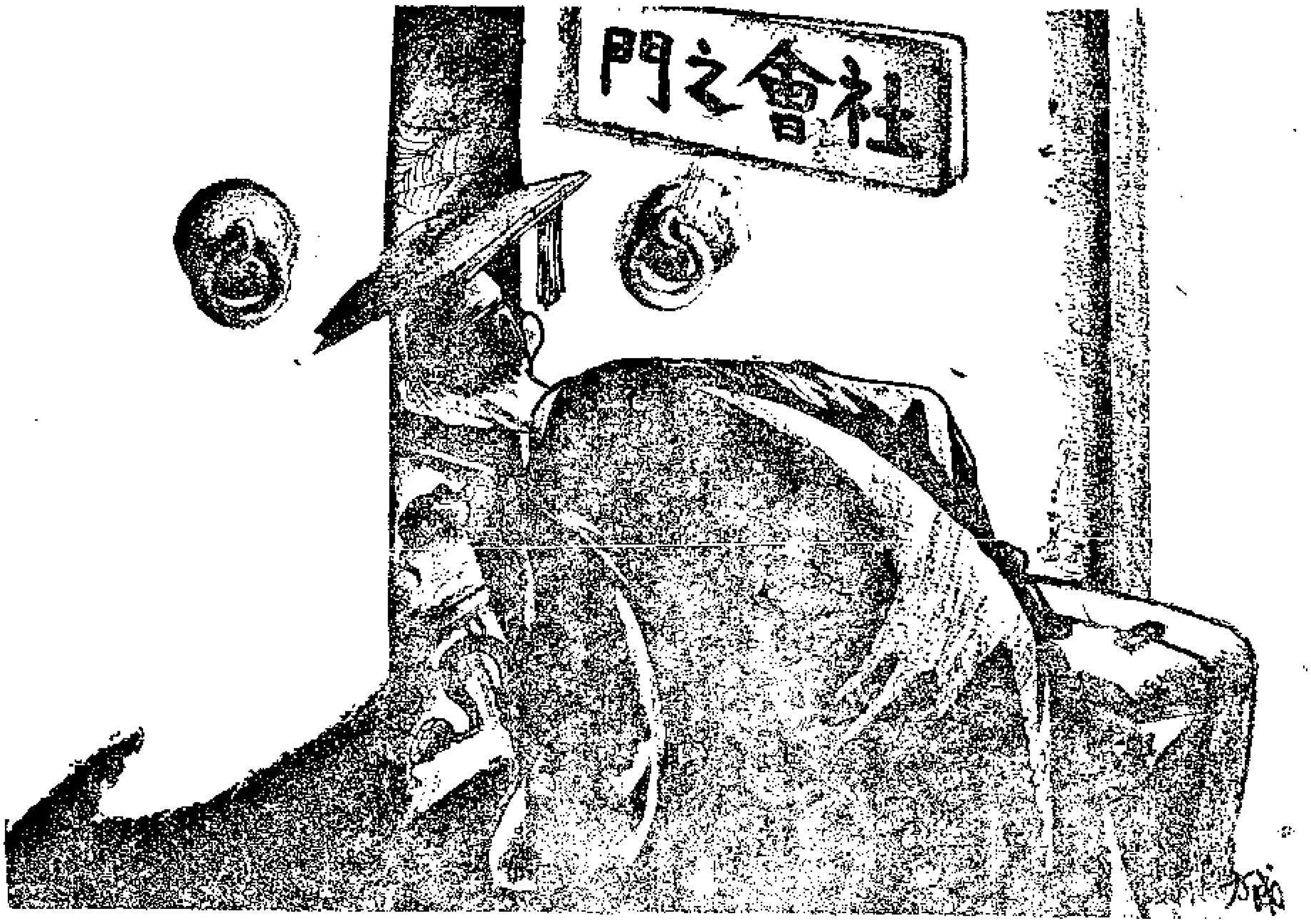
XXX　六月廿一日　南京

呼籲優待俘虜

編者先生：本地駐軍暫俘擄敵人伍百餘名，現在只剩五十餘名了，其餘不知怎樣死掉了，小民不得而知。我聽鄉下來人談：捉到八路，就在機廠村活埋了，以上的情形是千眞萬確的。並且在敵人來犯石家莊以前，就口頭傳下號令，捉到八路，有可隨時殺掉，只要不讓新聞記者知道。我想參加八路的，多半是被迫來的，不是都是反對政府的。（下接二十四頁）






社會之門

觀察通信版

南京的風向：內戰外患化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自南京鬧起來的學潮算已逐漸平靜下去。政府也許正在暗喜毆捕政策收了功效。其實政府此次平壓學潮，用的也不僅是壓捕政策一種。國民黨中從事於「民衆運動」工作的人，他們鑒於去年重慶一二五以後擬二二二反蘇運動，大大的打擊了政協會議的結果，使左派人士不敢開口，這是他們念念不忘的得意之筆。所以在五二〇以後，六二以前，雖然「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剛剛頒布，路上憲警密布，可是幾乎天天有百十來個「愛國」、「學生」，作「反內亂」的遊行，「秩序」之好，出乎意外。這些遊行者坐着汽車、招搖過市，路人投以奇怪的眼光。誰說南京沒有遊行請願的自由？誰說政府剝奪了憲法賦與人民的權利？

這些遊行雖然可以表示三黨訓政之下「政治民主化」，可是究竟不甚雅觀——或者說，壯觀。於是壓了三個多月的一個重要消息透露了，外蒙駐兵和蘇聯飛機侵襲新疆。在這消息發布以前，監察院先把盛世才「申誡」一下。北塔山事件起因於二月初，而直到今日才由中央社發表者，時間的價值當然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是一個學潮如火，參政會中又正發出微弱然而有力的和平呼聲之後，國府委員正在研究和平提案之中，四平街戰爭正在以保衛史太林格勒的英勇姿態進行之後。這樣一個消息，按理說應該激起人民的愛國心來，由內戰聯想到外患，使談和平者不敢開口。

在學潮的下坡路中，中大也有人提出北塔山事件來要求召開系科代表開會，如果沒有五二〇珠江路口的毒打，如果沒有各地學生的被捕被打，如果沒有武大學生死於達姆彈下，這個北塔山事件可能引起另一次的「二二二」游行，來打擊反內戰運動。但中大學生在各種慘痛的教訓之後，連開會討論這事件的興趣都沒有了，結果系科代表大會流產大吉。倒是武大慘死學生的照片在中大展覽以後，多罷了三天課。從壁報上摘錄的各校給武大的輓聯之中，可以看出青年人對於政府的態度；如果民國廿六年指着十二點，現在正指着六點鐘。其實政府對武大慘案確實十分關切，蔣主席尤其愛護武大。他在紀念週中痛責武漢治安當局措置不當，他強調一點：「打死的學生又並不是鼓動風潮的共黨分子。」達姆彈太不生眼睛了。政府中人都有此感覺：打傷則可，打死則不可。萬一必須打死，共黨分子則可，非共黨分子則不可。最好是傷而不死，而傷者又能證明其爲共黨分子。

學生們的心是沉重的。他們的態度更加堅決了，行動更加沉着了，思想在受嚴重的考驗與轉變。對於北塔山事件和傳說中的韓共在東北參戰，都採保留的態度。你能說這是他們不愛國嗎？他們知道這些都只是結果，也許他們能推想出更可怕的結果，但他們要推究造成這些結果的原因和人。

北塔山問題並沒有在學生羣中產生預期的反應，但在政治圈中卻產生了鬥爭的資本。首當其衝的當然是外交當局。王世杰所受到的攻擊，不僅是對事的，而且是對他私人行爲的。不過今日中國的外交讓任何人來辦也不會比王世杰更有成就，而王氏之不免於成爲箭靶者，還是由於他所屬的政團。

張羣之上改組之台，有三種資本。第一種是外交的。他上台之前在什麼地方，誰都明白。誰最希望中國政府改組，也是誰都明白，可以心照不宣。第二種是經濟的，他的實力是小四行。第三種才是政治的，他當初確曾有和平的抱負。一切政敵攻擊，他是早已準備到的。在學潮初露端倪的時候，他在五月十五公布了重申保障人權命令。學潮最初從在行政院教育部鬧起，而結果在大風浪以後，沒有一個學生把責任歸諸行政院，其手腕實相當高明，但因此也更引起其政敵之忌，而想以新疆及東北問題加以打擊。這一打擊是雙重的。一方面打擊其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打擊其和平抱負。後一着已相當成功，前一着正在醞釀擴展之中。在經濟方面，他的政敵更多。豪門資本之必與鬥法，這是即使在他上台以前已可預料的。但他也許沒有想到鬥法的法寶是「民以爲天」的米。這固然是最有效的一件法寶，但爲了打擊政敵而先打擊平民，爭民的怨恨抵消打擊的效果，而把罪惡嫁在另一人的賬上。經濟的鬥法，現在正在發展。以中國農民銀行和中國工礦銀行作資本，許多小銀行都向着這「工」「農」金融集團集中，其總勢力不久即可超過小四行的聯合。

內戰「外患化」

這一運用，在孫科副主席的幾次談話中最可以看出來。此公對立法院的冷板凳早已坐得不耐煩，久想幹實際政治，也是人之常情。但近來大家嚷責任內閣制，立法院突然重要起來，重要得幾乎連行政院長都不想幹了。這一點不能不歸功於政協的結果。但以和平起家者，不必以和平終，自就任副主席以後，周一志等十九人的和平提案受了申斥。而美輪美奐的副主席官邸，則據說不久可觀厥成。

現在，當一切方法都已鼓動不起青年人的反蘇運動時，最後一張王牌，只好把內戰「外患化」了。

本刊合訂本
每册三萬五千元
掛號每册加一千元
航掛每册加八千元

只有一條命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晉南通信）三天以前，有三個朋友從被圍的運城逃到這裏，他們告訴記者最近晉南的情形。

他們並不是單獨逃出來的。在六月廿三日晚上十二時，黑夜如漆，隨着一營護送軍隊，繞過地雷，橫過鹽池，經過了一天半夜的跋涉，才越過中條山，到達太陽渡，過了黃河。他們的行列裏，大部包括着以前駐防運城某師的家眷和留守人員。這些人在運城時每天都在烟賭中討生活，因爲妨礙作戰，才由運城城防司令部決定護送出境。加上逃難的商民，人數約有五千。通過平陸縣城時，先由護送的軍隊，放一排砲，然後一再向前搜索前進。當他們進城時，曾很清楚看到有幾個共軍的政工人員從另一個城門出去了。好容易到達太陽渡，但駐防在對岸陝縣的某部，却向他們發了砲，幾乎打傷了人。以後經過聯絡，總算沒有發生意外。他們說現在運城和後方能取連繫的，就只有這一條路，但這條路仍然充滿着危險。

運城．猗氏之役

共軍此次發動晉南戰事，先由新絳作起點，大概爲避重就輕，向西迂迴。一直佔據了稷山、滎河、東禹門口之後，始折而向南，一股進攻萬泉、猗氏、臨晉，一股進攻永濟、咸鄉，解縣，控制風陵渡，最後圍攻運城不下，才又繞過運城，攻打平陸、芮城，佔據茅津。其中戰爭最激烈的是猗氏和運城之役。猗氏先後被圍攻六日夜，結果失守，縣長李正平，二戰區民族革命同志會分會主任某，均被槍殺。守城的愛鄉團（二戰區武力）一團全部被俘。其次猗氏屬嵋陽鎮，國軍某團，於猗氏被擊破後，亦全部被殲。運城是四月廿九城外東五里處的原王莊和塔廟失守後才進入被圍階段的。五月三日夜間，戰況異常激烈。天明，北門外飛機場守失，國軍某師兩營被殲。自六日至十一日間，共軍日夜衝擊，雙方死傷均重。尤其是十日夜，共軍爲爭奪城東門據點職業學校，戰況達到最高點。終以防守嚴密，未能攻取。至十二日，共軍開始後撤，瀕於危殆的運城，此時始有喘息的機會。據說共軍此次圍攻運城，約有六個旅，指揮官一個叫陳賡，一叫王塴。官方統計十幾天的戰鬪，雙方損失當在萬人以上。運城周圍的機場內，壕溝內，碉堡內，無不積屍纍纍，慘不忍睹。

點綫面的分割

現在運城總算解圍了，國軍又於五月廿七相機收復了緊接在運城西面的解縣。至於運城東面的安邑，始終並未失守，這些運城防務，自是鬆閒多了；但因國軍兵力薄弱，仍只能作點的佔據，談不到綫，更談不到面。在運城五里外就流動着共軍的影子。同蒲路南端風陵渡，以及中條山南平陸、芮城，也曾由國軍收復過，只是兵力不夠分配，終於又放棄了。目下就是攻擊某一點，兵力也成問題。六月十四日國軍曾試攻過一次咸鄉（中央社太原電就已收復），不惟未將共方擊潰，反而損失了一個支隊，支隊長許某，也陣亡了。現在和後方取聯絡的只有由運城去太陽渡一條路，中間的平陸，仍是「你來我去，我去你來」。所謂有名的張茅大道，仍由共軍王塴部佔據，無法通過。共軍方面，因爲損失很大，除在各佔領城市留有少數部隊外，大部多已北開整補，甚至有些縣城只留幾個政工人員，而且還是白天近來，晚上出去。像猗氏、萬泉、永濟，都是如此。雙方都陷於極度的疲憊狀態。

搶運．逃跑抵抗．淫樂

負責指揮晉南國軍的××師師長羅某，還能作戰。但二戰區配合作戰的團隊却不行。此外是行政幹部，簡直是一羣烏合之衆。戰爭發動後不幾天，解縣七專署專員×××，就帶着所屬各縣縣長和細輭，跑到了河南；運城十五專署專員×××雖則把家眷和財產發落到陝西，自己却不能脫身，只好陪在運城。運城被圍時，在城外，一面是瘋狂搶運物資，一面是瘋狂逃跑；在城內，一面是瘋狂抵抗，一面又是瘋狂淫樂，形成了城內城外尖銳的對比。運城運民報（國防部人民服務隊主辦）某日攻擊×專員太腐化，說城內到處是烟窟、賭窟、淫窟，第二天就由城防司令部抄出了近六十起賭案，二十起烟案，和不少料子（犯罪的包括有某師留守人員）。×專員覺得沒有面子，最後用着眼淚，向不相統屬的羅師辭職，以後經過慰留，一場風波始告平息。不過運城的飯館和妓寮，仍整天擁擠着人，彷彿城外的槍砲聲和笑聲根本就不曾流進來。

難官逃難

在這種戰火下，自然會有一些人逃難的。但眞正是老百姓逃難的却很少。沒有錢是一件事，逃向那裏又是一件事。惟有一批官吏，挾着大量財資，逃向陝西或河南。××專署×專員太太一至西安，立刻就用了六億元買了一座銀號。××縣縣長某，當共軍攻臨晉時，他還命令加緊攤款，共軍來了，他安安穩穩帶了廿億：過了風陵渡。××縣財務委員會主任也帶了三億五千萬到西安去當寓公（這些都曾在西安各報紙刊載過）。更希奇的是據說某縣長過河時，曾帶大小皮箱三十六口，經河防某部查出來，結果各分十八箱，遠走高飛。不過這些爲人民父母的官吏，到達西安後，有些因爲風聲太大，惹起了西安山西同鄉會的注意，反閻的國風報，每天也刊載着檢舉「榨油機」的呼籲，到底算把某主任所帶的三億五千萬扣留了，移作救濟逃陝學生的費用。其間一度經過閻錫山去電阻止，謂係軍費，不能動用，只是後來終因鞭長莫及，眼睜睜拱手讓了人了。×專員太太，也有人找過麻煩，但却由一

（下接第二十三頁）

週末閒欄

誰說中國人沒有自由？

鄧嗣禹

中國恐怕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無論什麼地方，我們有吐痰的自由，有小便的自由，有吃東西的自由，有評長論短的自由。在穿衣方面，有穿中服西服，中西合璧，不中不西，或不穿衣服而滿街亂跑的自由。在吃飯方面，有中餐西餐，菜食消夜，大嚼大嚷，或站着吃，坐着吃，或一面走一面吃，甚至終日不吃而有在大街上飽餐涼風的自由。在住的方面，有住洋房土房，大聲談笑，各人不掃門前雪，隨便倒髒水穢土，甚至以天地爲室何以廬爲的自由。在行的方面，有坐船坐轎，靠左靠右，或在大街上橫衝直撞，隨便亂走，不管紅燈綠燈，不顧警察指揮，也沒有站排等候，魚貫而入的束縛；而可有爭先恐後，隨便擠進汽車火車的自由。在大街上問路，要以隨便回答或不理，甚至故意告訴人家走錯方向，而認爲這是聰明與言論自由。如此等等，可見我們是無往而不自由。

中國恐怕也是世界上最平等最民主化的國家。如上述種種的自由，各階級的人都可以享受。辦公共衞生的人說，等到人民的知識程度提高了，公共衞生就可有長足的進步了，如倫敦的人不敢在大街上吐痰，就是一個好例子。說這句話的人是不達中國的時務的。就拿吐痰來說吧，洋車夫老媽子可以隨便吐痰，大學生在教室裏，大學教授在飯館裏，大外交家李鴻章在德國的皇家跳舞廳裏，又何嘗不吐痰。大人物不拘小節，咳咳嗽，清清嗓子，吐吐痰，正可以表示紳士們的身份，那怕什麼的。至于衣食住行那些自由，不管貧富老少，受教育與未受教育，誰不可以享受？「老爺要怎樣就怎樣，你管得着麼？」

除此以外，中國人比英美人享受更多的自由。英美人在開會討論的時候，與會的人皆有發表言論的權利與義務，而中國人在戲院與音樂會中愛談話，到了正式討論會的時候，有噤若寒蟬，「爲政不在多言」的自由。議案通過以後，英美人不管以前是否反對，事後絕對服從多數，有執行議決案的義務；而中國人有事後反對，暗中阻撓的自由。英美下級官員見上司，通常多半是說「是的，先生」，馬上坐下，按照上司的吩咐，立刻去作的習慣；而中國人對於上級官吏，當而是諂媚逢迎，叩頭送禮，對分派工作，是再三問難，託故推延；而在上司背後，却有目中無人，目無法紀，惟我獨尊的自由。假如中國只有四萬萬人，該有四萬萬大總統，或四萬萬主席，然後才能滿足「各不相下」的情形，然後才算是眞正的平等與民主。英美上級官長不能干涉下級官員的職務，如某大圖書館長偶然不愼對出納處的人說；「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借書過期，請不要罰錢。」出納處的人很驚訝的說：「什麼，先生。我們圖書館的規章並未說明誰借書過期不該挨罰。」館長只好面紅耳赤道歉。不像我們的上司，可以下「手條」，可以朝令夕改，可以優待是親國舅，可以援引故舊，可以「朕即法律，朕即國家」的自由。英美人用憲法爲天經地義的東西，中國憲法也有保障人民生命財產，言論出版等自由；地方長官有突然深夜逮捕人民的自由。英美首相與總統的薪俸，遠不若電影明星，下野後，不聞以之致富，或在外國銀行有一大筆存款的事情；而中國官吏，可有不受薪俸枵腹從公的美德，可有提倡國營事業，開辦銀行，穩定經融與鼓勵出口貨物的德政。可是政府鼓勵桐油出口，小民有砍伐桐油樹的自由；台灣白糖公賣，而台民有不種甘蔗的自由。在上者有與民爭地的自由，在下者有「更有甚焉」的自由；在「上下交征利」的政治情况之下，小民爲兵役錢糧所逼，求死不得、求死不能，從而信仰「民死」主義，安心承受，聽天由命，茹辛如甘的自由。而達官顯宦，可有不當兵不納稅的自由。少數軍人在城市中，有毆打電車售票員，搗毀戲院妓院的自由；在鄉下及邊區，有爲所欲爲的自由。「出門遇着兵，有理講不清」，有不受時間限制的眞理。新疆西康及台灣一帶的民衆，也有反抗政府的自由。英美商人的度量衡，有一定的規定，絕無欺巧；而中國商人對于有規定的度量衡，多一層隨便伸縮的自由。

至于學生在學校，更是天之驕子。學生領導教授，考試要求免除，請人註册，託人替考，走進教室，把工友安排整齊的講桌，馬上拉得亂七八糟，男男女女，擠着坐在一團，好像中國混亂社會的縮影。英美學生對于教授的指導是鞠躬唯謹，中國教授叫學生看參考書，要大講價錢，大打折扣。學生有缺課、罷課、罷考的自由；越是受歡迎的教授們，學生對之也就越有隨隨便便愛怎樣就怎樣的自由。英美男學生絕對不能入女生宿舍，甚至哈佛大學不准女生入圖書館，以免擾亂男人的心思；而中國最高學府，男生可以隨便入女生宿舍的房間，有吃喝玩笑的自由。所以我們不能說中國不進化，不平等，不民主化與不自由。

根據上述簡單的事實，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即中國是世界上最平等，最自由，最民主化的國家。不但德國、俄國及意大利人沒有我們這麼自由，連英美人也是望塵莫及啊！像這樣自由平等，奉公守法的人民，若有人說，中國民族實在是衰老了，中國民族會亡，那是豈有此理！

一九四六年五月　北平

投稿注意

過去讀者投稿，無論附郵與否，凡不採用者，本刊立刻退還。最近郵資加價，本社經費拮据，不得不極力撙節，用特重申前議，以後讀者投稿，如不採用，須退還者，務請附寄貼足同件郵資之信封一個，以便郵寄，否則即隨手撕去，以免堆積，事後查詢，恕難奉復。

愛與死

李慕白

為了要在回國以前趕完一篇文章，所以我在海阿特（Hiatt）租下了兩間短期的房子。海阿特離莉麗的家並不遠，但這兒風景的秀麗和環境的幽靜却勝過莉麗的家。我住的是一所英國式的半木尖頂的茅舍（Half-timbered gabled house），牠前面有一個廣大的庭院，一直伸到大路的旁邊。路上行人稀少，祗有那些從城裏步行而來的孩子們，因為天晴的緣故，他們持着魚竿唱着歌兒從門前經過。我將房裏的窗，面對着這一條，幽靜的大路。每天我總是坐在書案前凝視着窗外的風景。我的視線從遠處的山巒，天邊的浮雲，溪旁的女孩，冷靜的大路以至我住的庭院中的秀松假石，一直近視到放在桌上的稿紙，牠們都充分地表現了這人生的變幻。

我並不是說莉麗的家裏一點兒也不幽靜，甚至說那兒毫無詩意，而是說我缺乏一種勇氣再住在她家裏去作為一位永不閉幕的悲劇的觀衆。賀洛克少校回來了以後，我還同他們在一塊兒住了一個多星期。起初三天，他們過得似乎還很安定，後來我就看出來在他們中間好像隔了一種什麼東西似的。由於那種神祕的隔閡，他們曾經鬧過好幾次。我問他們的緣因，回答我的都是一個苦笑。特別在莉麗的臉上，看得出她已然隱藏了一種不可告人的苦痛。這一切的情景使我感到極度的不安，我不能繼續地住在這一對不幸的夫婦家裏。我終於懷抱着一顆沉痛的心搬出了莉麗的家。記得前幾天我搬家的時候，莉麗含着滿眶的眼淚送我到門口，那時賀洛克少校已經進紐約去了；我忍心把她一個人孤獨地留在家裏，我並且直率地告訴她我不能再在她家裏住下去的理由。當我站在那樓沿上向她道別的時候，她那緊鎖的眉和晶瑩的淚深深地感動了我，我幾乎要哭了出來。後來我終於哽咽着對她說：

「我不知道你們中間究竟是為了什麼事？」

「我們中間沒有什麼，只是隔了一條廣闊的鴻溝罷了，我們決不能再接近了！」她說到這裏，便哭着走進去了。那時我一直站在她門口沒有走，我好像變成了一個木偶。我呆呆地站在那兒，我的眼睛一直注視着屋內，但我並看不見什麼，我的眼睛已經模糊了。我祗好用我的耳朵去找尋她的動人的哭聲。後來還是那站在門邊的女僕叫我趕快走了。她跟我說話時的眼裏也閃着淚光。

我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離開她的。她的事對於我是一個永遠也猜不透的謎。

今天是我離開莉麗的第四天。分別以後，我的心裏感到無限的空虛。她的影子時刻縈迴於我的腦際，在夢中，更是不能例外。

這幾天我睡得很晚。每當夜幕沉沉的時候，我總愛一個人坐在窗前。我的書桌上擺了一座牛角鑲成的鏡框，那裏面嵌了一張賀洛克少校夫婦的照片，這張照片還是前幾天一位新聞記者送給我的。賀洛克少校憔悴的臉上浮現着一種熱情的笑，莉麗依靠在他的懷抱中，美麗得像一隻小鳥。這張照片便是兩星期以前我們在機場去迎接死裏逃生的賀洛克少校時所拍的。他們經過了好幾年的別離；也被痛苦的相思折磨了好幾年；已經被認為死了的人却出乎意外的生還回來；久別的夫妻一旦重逢；天下還有比這種意外更快樂的事嗎？然而賀洛克少校回家以後却完全變了。他那熱情的笑也不見了，他的性情也變得狂暴了。我從他們兩人的態度上也看得出他們的感情已經起了裂痕。我有好幾次背地裏去問莉麗，但她總是望着我流淚。

華盛頓的天氣已漸漸不太冷了。今晚雖然也生了火，但牠對於我却好像是一種點綴。窗外下着雨，在漫漫的黑夜裏那淅瀝的雨聲格外顯得悲慘。我打開了窗，讓那悲慘的雨聲更清楚地印入我的耳鼓。我悵然地望着窗外，那模糊的山巒，那清亮的小溪，那散落的村莊和庭院內的樹木都看不見了。我看得見的祗是一個烏黑的世界，這世界對於我簡直是一種威脅。我苦痛地閉上眼，聽自己凄涼的心陪伴着雨聲跳動。這時，隔壁的風琴聲又響了起來，那是我的房東的一家又在做着晚禱。我十分羨慕這一個基督的家庭，由於他們一家大小老幼信奉基督的虔誠，在這短短的幾天當中，我已然受到了極深的感動。

苦雨不停地下着，在這個寂寥的黑夜裏，隔壁的歌聲更顯得悲婉悠揚。這是一支「黑夜來臨」歌（Now the day is over），每一個字，都深刻地印在我的心上：

白天剛纔度過，黑夜正來臨；
悄然橫斷天際，幾許黃昏影。
懇求憐我疲勞，賜甜蜜安寧；
有主溫柔祝福，讓我閉雙睛。
求使幼小孩童，看主大光明；
求使航海舟人，海上得安寧。
求慰患病身體，痛苦失眠人；
約束心懷惡意，正將犯罪人。
度過漫漫長夜，願天使齊來；
張開潔白雙翅，保護我安寧。
清晨再到人間，使我及時興；
清潔新鮮無罪，多蒙眷顧情。

感人的歌聲漸漸地消逝。窗外的雨也下大了，風聲吹着樹枝，好像冤鬼的怒吼。我走到窗前，把窗緊緊地關住，正預備將窗簾拉攏，却看見兩盞汽車的燈光在大門口停了下來，在風雨的怒吼中我隱約聽見一兩聲喇叭的叫喚。由於那喇叭的聲音對於我模糊地覺得很熟悉，我不禁望着那停在門口的汽車自言自語的問道：

「這好像是莉麗的汽車？」

我的心跳得很厲害。我想假如我的猜測不錯，今晚我將怎樣來應付這一困難的局面？我性急地馬上把窗門推開，我望着窗外大聲的問道：

「是誰的車子？」等了一會，也沒有回答的聲音。我再使勁叫問了一聲，却依舊沒有回答。但在這時有人在敲我的房門了。接着那門便開了，站在門邊的不是莉麗，而是她的女僕。

「賀洛克夫人死了！」她的眼淚直往下流。

「你說的是真的？……」我幾乎要昏倒了。聽了她的話，我半響才倒在椅子上問出了這一句話。

「真的！」她慢慢地走到我的身邊，哭着說：「

還一封信是她留給你的。」她交給我一個白信封。

我用顫抖的手把那信接了過來，我看着那信封上寫着我的名字，那字跡潦草得幾乎令人不可辨認。

「莉麗，……她眞的死了？是怎麼死的？」我問她。

「你看完了信也許就會明白。」她仍舊站在我面前抽泣着。

我慌忙地把信折開，我打開摺得非常不整齊的信紙，我一直在夢樣的情緒中來經驗這一個不幸的突變。我在酸痛的心裏默唸着信紙上的字：

「請你不要爲我的死悲傷。我爲什麼要死，敏感的你，也許會明白我的動機。賀洛克不能原諒我；他臨走的時候就向我表示他一定要與我離婚，他的理由是怪我不應該在未獲得他的眞死的消息時就跟璣斯結婚。我們曾爲這事吵了許久。今天他居然從紐約託律師把離婚書寄來要我簽字。我當然不肯把我的名字寫在上面。我現在的路祇有一條，這條路就是死！

我尊敬的人！最後，我要坦白地告訴你：我十分的愛你；雖然你並沒有接受我這一片眞情。我也十分的愛賀洛克；雖然他一直不肯原諒我。

因爲，這都是我的錯！

愛與死是兩隻翅膀，牠們把人從地球攜往天堂。」

我含着眼淚把這封悲慘的信讀完。我自言自語地唸着那最後一句：

「愛與死是兩隻翅膀，牠們把人從地球攜往天堂（Death and love are two wings which bear men from earth to heaven）」。

這一句話我記得好像是安格羅（Michael Angelo）說的。想不到牠便變成了莉麗的催命符。我用熱手捧着她的信一直說不出話來，要不是那女僕再三的催我快點動身，恐怕我就會那樣的失去了知覺。

「她現在在哪兒？」我穿上了大衣和雨衣，問她。

「在她的床上。殯禮館的人正在跟她化裝。」

「她是怎麼死的？」

「吃毒藥死的。」

我們走下了階沿，這時正在下着暴風雨。冰冷的雨點打到臉上令人感到的一陣的刺痛。我們都無聲的跳進了那沒有停止馬達的汽車，女僕慌張地搠着車子疾馳的走了。

我默默地坐在她的右邊，我在想像着莉麗偃臥在床上的可怕的樣子。

女僕在路上時時提到莉麗的好處，她的音調是那麼的淒慘而令人感動。我們的車子在狂暴的風雨中馳過，喇叭在恐怖的風聲裏哀鳴，我不禁輕聲的喚着莉麗的名字，最後我幾乎像怒吼一般的叫道：

「可憐的莉麗！你現在在哪兒呀？」

我這問話像半夜裏射出去的箭，沒有回音。我痛苦地閉緊了雙眼，我的左手插在衣袋裏，還緊緊地捏着莉麗給我的那封最後的信。

車子在大雨中停下了。女僕把我引了進去。我知道這就是莉麗的家，但今晚的一切顯然都變得十分的陌生。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扶梯，好像耳邊依然可以聽得見莉麗的歌聲，我不覺在扶梯上怔住了，我問在我後面上來的女僕：

「我好像聽見她在唱歌？」

「不，那也許是牧師正在爲她祈禱。」

於是我又繼續地走上了樓，我一直走到她的床邊。

莉麗僵硬地躺在床上。她身上蓋覆着一床白緞的單被，苗條的身材隱約地可以看見。她那慘白的臉露在外面，烏黑的長髮披散在枕上。七枝白燭環繞着她，深綠色的燈光照耀着這間溫柔的臥室。我含着眼淚俯視着她，她的雙眼微微地閉上，秀長的睫毛依舊在發光。七位修女和一位神父俯立在我的對面正在爲她默禱。

約摸經過了十多分鐘的靜默，那位年老的神父用「阿門」兩字打破了沉寂。他蹣跚地走到我的面前，握住我顫抖的手，說：

「你是她的好朋友？」

我微微地點着頭，但我不敢抬頭去看他，因爲我的眼淚一直沒有乾。

「你應該爲她祝福，她已經登天堂了！」神父十分嚴肅的對我說，他站在我的面前，很想看清楚我的臉。

「神父！我想今晚不是夢罷？」我微微地搖着頭，我的音調很淒咽。

神父的手漸漸地離開了我的手，他的動作是那麼的莊嚴而溫柔。我聽見他的慈愛的聲音：

「人生本來就是夢，等你登了天堂的時候，夢就醒了！」

多麼一個悠長而悲慘的夢啊！

我深深地歎了一口長氣，回過頭去望着躺在床上的莉麗輕輕地說：

「你把愛與死都帶上天堂了，我希望你眞能從夢中醒轉來！」

（海外憶之十二）

（上接二十頁）位曾代山西人民赴京請願去消閻系的許某出面而止了，理由是「×還是現任官，應該客氣一點」。不久×太太也就離開了西安，遷移到外縣去。其次逃難的多半是窮苦學生，流落在西安、陝州、以及沿河一帶的約有兩千多。前些時，在西安的每月還可領到救濟費十萬元（即某主任的錢），近日因人數日漸增多，救濟不來，已由官方計劃移交青年軍某師收容。我們眞是最會打算的國家，如此以來，既救濟了學生，也拉來了打內戰的壯丁。

只有一條命

晉南的老百姓現在正爲了雙方再次戰鬥而準備一切。共軍要老百姓破壞鐵路，拆城牆；國軍要老百姓構築工事。但更痛苦的是老百姓出了力，還得準備大量食糧，法幣，布疋等。共軍每畝要麥子一斗，但得按糧六成錢二成布二成繳納，而二戰區更要每兩正（九畝多）繳糧一石（猗氏）二石（解縣）或三石（安邑），布五尺，棉花五斤，軍衣一套，鞋襪各一雙。以目下的情形看，雙方都沒有消滅對方的可能，互相滲入，將會維持一個很長的時間。那麼老百姓在這樣雙重的負担下最後就只能有一條命給雙方去分裂了。

（六月廿六日寄）

（上接十七頁）並且如此殘殺，也不人道。我在石門，不敢建議，否則就有掉頭的危險。希望貴刊呼籲政府優待俘擄，這對於戰事是有利無害的。

何　奇　六月十五　石家莊

鄂東廣濟徵兵實況

編者先生：表弟某，來函道鄉里（鄂東廣濟）徵兵情狀，謂全縣此次須徵聚四千之家，因之適齡壯丁，無分獨子，潛逃殆盡。彼亦慄慄危懼，即欲不顧營業，棄而他之。吾讀後不禁憂從中來，感慨萬千！夫國民而逃避兵役，其違法不赦，誰不知者？惟今日與年前則有異，內戰非禦侮之可比，吾雖欲知抗戰時期仍以「大義」責之，安所飾辭？且蕞爾小邑，當年人數達四五千，其逃竄者當以倍蓰計，剩餘老幼纖弱，旦夕抵當官府種種誅求，行見禾生隴畝無東西，市肆蕭條民力殫，尙忍言哉！反映於都市，則流民遽增，直接治安堪虞，間接物價波動益烈，徵兵之「功」吾未睹，徵兵之「效」其在是！不知好大喜功，擲國家僅餘元氣於最後一注者，譎色軒舞之餘，亦略聞及此否？吾盼和談，益如亢旱之望雲霓矣，甚願貴刊力促邦人君子，亟起圖之！

徐源浩　六月廿三日　南京

令人費解

編者先生：假如我們坐在山海關到北平的火車上，沿途憑窗眺望，隨即可以看到：「剿共即是聖戰」「消滅共匪完成東亞新秩序」一類的黑字，塗在白牆上；這是過去敵人為了策應侵略戰爭而寫的。然而現在我們抗戰已經勝利將近兩年了，卻依然無恙，並且也無人過問。

但是，各地學生，為了爭取國內和平，而寫的「反對內戰」等標語，地方當局卻不顧一切，隨寫隨抹，使其不留片刻；兩相比較，令人費解。

吉紹三　六月廿三日　北平

形同攤派・于法無據

編者先生：前幾天××區鐵路局出了一個通令，其文如下：

「……准本路特別黨部函知奉令勸募黨員特別捐，經黨政聯席會議及財務委員會議決，擬援浙贛及粵漢二路例，全體員工扣繳一日所得，以充黨員特別捐，等由准此，即在員工六月份新資內一律扣繳……」。接着該黨部又有「告全體員工書」，內有「……有了本黨才有中華民國的誕生，所以，為本黨，即是為國家，也即是為自己……」，和「希望全體同志同仁本着過去忠黨愛國的精神，繼續發揚光大，咬緊牙根踴躍輸將……」等等冠冕堂皇的話。

且不管一日所得對于大家在經濟上有多大的影響，即以身分而論，也只有「同志」才有「養黨」的義務，然而非黨員的「同仁」正不在少數，明明說是「勸募」，並希望大家「踴躍輸將」，那麼，只要大家願意「為國家」「為黨」甚至於「為自己」，自然肯把血汗錢捐獻出來的，又何用強迫「一律扣繳」？在這樣一個「民主」國家裏，我們對於這種形同攤派，於法無據的事，是無處可以控訴的，雖然××黨生財有道，但是它將再一次地毀失信用，它的黨格將益加為國民所不齒！

陳××　六月廿六日　西安

及時行樂 旅行最宜

因時代之進展，吾人之責任加重，故吾人對於身體健康，應加意愛惜。欲增進健康，當從事正當之娛樂，苟能利用大好時光，結伴旅行，探幽尋勝，既廣眼界，復暢胸襟，實有無窮樂趣。我兩路沿線，極多名勝古蹟，足供中外人士之遊覽。茲摘錄重要者列後，以供參考。

南京　中山陵　明孝陵　燕子磯　玄武湖　秦淮河
　　　夫子廟　雨花台　靈谷寺
棲霞　紗帽峯　天開巖　白鹿泉
鎮江　金焦北固諸山　竹林鶴林招隱諸寺
無錫　梅園　小箕山　蠡園　黿頭渚　惠山　錫山
蘇州　虎丘　留園　天平山　靈巖山
松江　佘山
嘉興　南湖　烟雨樓
杭州　西湖　靈隱　天竺　虎跑　淨慈寺　雲棲
　　　九溪十八澗　紫雲洞　六和塔

▲欲知詳細請向下列各問訊處或營業所詢問▼

問訊處　上海電話：四二四三三號
　　　　南京電話：三二一二五號
　　　　杭州電話：二七一六號

營業所　上海電話：四五九二一號
　　　　南京電話：二一二八〇號
　　　　杭州電話：一四三九號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運務處啓

中宣部審（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